

集部

斐然集卷二十

宋　胡寅　撰

豐城縣新修智度院記

事無記無以傳久遠有大事不足記而有小事足記者有常事不必記而亦有當記者人生必有業古之民業四今之民業七既服耒耜而又執斤削既通貨財而又習弓矢失常變守葢棄材也治道所惡君子不言也各

安其業不相侵奪猶動物不植走物不飛理之固然則又不必記也均是農也或鹵莽或力田則力田者可取矣均是工也或奇衺或信度則信度者可取矣取之以勸能者戒不能者則不以細故常事而無記也今夫儒服衣冠則當修仁義禮樂一取正於仲尼乃其業也詆訾先聖而歸向異端五濁貪欲而守持齋素殃民害物而懺罪祈福竇諸所有而談論空寂猶之棄材焉則無可稱者矣去父母毀膚髮攻苦學佛為廣宮大厦以事

佛而居其徒相與紹隆而不替此為僧之常業也凡其所建立必求吾儒之能文者以紀述之若不必記而君子有不免為之言者亦因其教寓勸戒焉爾既已為僧而又隳敗其業甚則破戒律私妻子近屠沽市販或至棄寺而居風雨敗佛像經卷為寠藪亦不顧恤如是者衆矣則能不畔其教而守其常業者豈不足道乎豐城龍澤寺主僧廣照以修佛事緣化有徐氏父子施最厚照一不私已盡用以葺其廬凡殿堂門閣寮庖浴匽丹

青鑄梵物物咸稱寺在邑西五十里山崦中松篁蔽虧澗壑舂撞人境佳處也紹興壬子末予侍親自杭西行至是少憇焉家居愛其清曠留度冬春甚適明年夏四月將去而之衡山廣照請曰山僧垂老多病劬瘁於此屋未嘗有士大夫車轍馬跡也今幸辱臨得一言刻諸石沒齒無恨予既許諾又以其事問諸里邑無間毀者遂為之記蓋嘆世有當為而不為不當為而為之者則凡能為不失其分者亦可嘉也

湘潭縣龍王山慈雲寺新建佛殿記 記首一百四十字先文定作

自古學道之徒嚴事其師等於君父遡流循榦厥有原本若中國業儒者必宗仲尼西方浮屠氏號名雖衆亦以佛為無上士天人師未能或之先也仲尼夢奠之後門弟子欲以所事聖人移於有若而曾子不可以此防民猶有設故臣像侑坐先聖端視至尊拜伏不以嫌君子有憂之昌言於朝以為天地以來中國規制未有如

此者庶幾乎曾子之心非迂言也西方之教雖異於是凡慈孝忠順之屬尊卑貴賤之分禮樂刑政所以維持人紀胥立於世者皆掃除之曰是有為法非實際也吾嘗攷其事則有不得遯者其法有父子之傳其位有賓主之異其叙有戒臘之次其居有丈室堂寮之別其名位有長老主事衆僧童僕之等其奉養有寒裘暑葛朝晡蔬穀之具其情文有交際往來送死哭服哀樂之節尤恐其壞也則又為之規律以整齊之守此者為威儀

犯此者為罪僣其嚴如是固秉彛之理欲去之而不能者而其言曰若以事觀是為事障若以理觀是為理障吾不為是也至其師弟之際抑又謹甚自其敎東行精舍徧天下凡殿宇繪像歸依所向必以佛居上位菩薩羅漢次第布筵列屋而環之入其門大殿翬飛金碧相照巍然而中尊者不問可知其為如來也所從久矣而湘潭隱山大禪寺嘗有主僧創意徙佛於左廡革殿為閣刻木高三丈象千手觀世音居之夫觀世音固慈悲

神通其視如來蓋亦瞻前忽後安能遽履佛地哉一日挈弟子登坐其師之席揖其師退侍弟子之旁倒置而逆施之自有佛以來無是理其徒㶇然不悅蓋理有不可者人心所同也有大比丘法讚實嗣總持命僧子積敦匠庀工營殿於閣前復其常制瑰麗雄深瞻仰端正既成求文以記之予謂人生有三重焉君父彛倫也師承至德也冰寒於水無水則無冰以弟子既傳道而可以黜師是逢蒙既盡巧而可以殺羿推此志也子而齊聖

亦可先食於其父臣而庇民亦可易位於其君雖學佛者絶倫離類無意乎三綱猶不取此也况中國之大經乎讚是舉有感於吾心故為之一言殿成於紹興三年某月某日若工與費經營常事也則不必書

富陽觀山嚴先生別廟記

古之君子治則見亂則隱漢室中興子陵可以仕矣乃不肯屈去而隱居終其身道之不明賢者過之子陵之行不幾於過乎武夷胡寅曰否不然也昔者世祖無一

旅之衆起平借賊尋邑王郎赤眉銅馬隴蜀之主衆皆數十萬折箠笞之無不如志天下耆定躬攬乾綱而獨斷之三公之尊猶困於吏事鄭興孫言以辟禍韓歆直諫而不免彼其功烈蓋世亦有輕待其臣之心子陵不屑就焉非介然狷者將以警帝也子陵文叔布衣交友之素豈後寇鄧諸公其襟度曠夷足加萬乘而脫屣卿相固有呑納海宇之量開闢造化之才矣使書功於竹帛圖形雲臺之上未知孰先孰後子陵不為此顧為彼

者人君意滿志得常喜傲視士大夫簡賢而忽老違衆而用已以區區圭組為足以愍役一世使苟賤無恥者日進潔修自重之士望望然去之其亂亡不旋踵矣此子陵勤懇愛丈叔之深情而世祖所為屈已忘勢從其所好不敢以君臣之分臨之者也至於今千有餘年流風餘韻猶足以窒貪競無厭之心作頽懦不振之氣前賢所謂有大功於名敎吾乃以見之子陵會稽人歸耕富春山中即今之富陽也西南數十里有桐洲石瀨世

傳為子陵垂釣處山紆水回秀色可攬真遺世遯迹之地文正范公初建祠宇今屬之桐廬而富陽縣觀山亦有小廟巋然圖經不載其像設衣冠殆非達人勝士幅巾野服之高致土偶壁畫雜以鬼神物怪士女朝夕持楮幣奔走曰此閣大王也安能使人想見儀形而興起哉廟瞰大江潮汐呼洶雲山浮動與江濤相起伏亦神氣英靈之所止宅有好古君子稍更製作去其鄙俚而歸諸簡雅俾邑有望思騷客徘徊揖先生清風於東海

之濱豈曰小補云乎哉

悼亡别記丁亥冬

宣和三年天下士大比試於南宫兵部郎中南劍張公夀參主文柄中選者五百人寅名在第十寅大學同舍友給事令知福州張致遠子猷亦在選中子猷於兵部公爲無服族孫一日謂寅曰子之文兵部公所主嘆賞不去口恨未識子寅旦日袖書上謁謝公問勞再三如子猷所云時寅未議婚有中書侍郎張其姓者方求壻

來謂寅甚迫寅年少氣剛鄙當時公卿不願從逃之三日子猷奇寅志曰兵部公有季女愛之擇配惟子可歸然少君十歲君有意者相為謀之若何寅念受公知且與子猷厚其家儒素可長久也以書白家君家君曰吾未識兵部公然知其與龜山中立楊公右司瑩中陳公為親朋汝可依無疑兵部公聞之大喜遂以是年四月委禽越明年四月親迎於京師宜男橋公之僦舍其冬十二月晦以宜人歸至荆門漳水之濱二親之側癸卯

月正元日盛服見舅姑舅姑設饗禮退見宗族雍雍如也君性莊重無若言戲色中外皆嘆其婦德夙成舅姑愛之如女秋九月命從寅赴西京國子監教授甲辰孟夏生男子令名大原西京多名園美榭登眺嵩洛君欲一出嘗為游水南北二三勝處已即不復出曰不過如是爾游觀非婦人事也寅獨尋勝訪古驅馬遠適君必謹戒以居一夕有盜騎屋山下瞰君覺之增張燈燭戒奚獲無得寢寅四鼓醉歸不知也明日乃聞盜得於東

隣教授官冷俸薄不以時得寅破君奩乃與英俊相追
隨費且盡君不見於辭色寅或觀書作文至夜分君亦
縫紉其側時一發問以是為常乙巳歲河北羣盜起女
真將入寇冬十月寅謁告攜家歸荊門又單車之官丙
午春京師解圍寅被召賜對校中秘書尋遷省郎丁未
夏四月敵騎北去寅請急歸省五月至家方京師被圍
中外音問不通者半年寅因問君頗憂不測否曰寧不
憂然度君必無恙也戊申歲春夏之交寅如維揚久不

調已酉歲春二月旦女真輕兵渡淮揚州潰寅脫身至
常潤閒久之名還復為省郎遷左史秋九月請奉祠得
之其時荆門已為盜區家君度洞庭而南寓居湘潭而
寅行次臨川值敵兵方下江西諸郡甚梗明年三月僅
得至庭闈退問君令兹憂乎其對猶前冬十月一日先
令人疾革執君手頃之捐館舍君於諸婦中最蒙愛以
君多病每寬其禮儀辛亥春巨盜馬友孔彦舟交戰於
衡潭兵漫原野四月奉家君西入邵席未暖他盜至又

南入山與峒獠為隣十二月盜曹成敗帥兵於衡又還於全西南至灌江與昭接境敝屋三間兩廡割茅遮圍之上下五百餘指度冬及春瘴霧昏昏大風不少休爨薪禦寒粢食僅給壬子春家君有掖垣之命寅與弟寧侍行季弟宏守舍行既遠六月成餘衆卒入灌江君與二姒將子女倉皇奔避一夕忽聞鼓聲已近徒從闃然四逸囊橐悉委之獨餘負轎者不去遂偶脫冬十一月家君罷掖垣還至豐城遣寅省家歲盡逢之清湘山寺

中君身獨署服餘單布衾嫁日衣襦無存者獨挈寅敎
文詁身皆無失寅勞苦既定問君驚懼莫此為甚矣對
曰至無奈何惟一死耳蓋以兒髮刀自隨急則用事無
所懼也大抵君氣和而志靜見理明而臨事果癸丑春
正月家君來湘潭秋七月然後尊卑會於南嶽甲寅終
歲奠枕乙卯寅以左史召趨錢塘其冬出守邵丙辰二
月至家七月改郡嚴陵君平時見寅遠適不以為念至
是行臨別泣意殊悲丁巳八月書來乃云手攣不能親

書命大原書之寅官守欲歸不得也九月訃至實是月四日自君歸寅其聚散契闊如此君素喜病熱二十四五已前歲一發其後歲或再發後乃至於三四每疾作必疾首痰甚藏氣結澁昏不知人如中風狀必以涼藥導下即良已一下一虛而不能服溫補藥服即又熱寅在家之日少凡君疾有危殆時寅皆不見見則既平忽以為常事又不遇良醫使君盛年而氣血耗消以至於死也寅遭亂加寠十年三黜禄入至鮮君每疾平時少

思旨甘輔養然無力以致也說食取飽以為戲笑寅每謂之曰今之世得存全者已大幸尚何望美食以貧準病寧貧可也祈君安瘉而已君聞此言無慮百十過久亦安之雖然養羸而無食禦病而無藥君之死天乎人乎自大原既生君年纔十有七寅嘗曰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君曰為君生一子耳妾媵多所出與己何異當一一善視之寅曰君何以知惟一子也君曰姑志之必不妄他日寅出其不意徵前言十六年無爽亦果如其說

不知其何所見而自必也妾生一女衍一子大端大端甞病危君日夜泣視營救百方既得愈喜不自勝君幼甞受論語終身置几案間以章句問寅且問其義寅淺告之或能因類推意教大原甚嚴略不假以言色寅尤之曰一兒且弱何忍如此君曰愛之在心不可縱也慈母多敗子君豈不知寅無以奪歸寅之三月兵部公族黨素通家者置酒君飲少醉自是後飲不復及量以寅嗜酒每相對細酌濡脣而已素不信鬼物輪回之說凡

內外喪戚婦女多恐怖君如常日然甲寅歳寅因徧觀大乘諸經及傳燈録究佛氏所論遂有所見著崇正論一編數萬言君每問大略輙怡然會心相約以死日不用浮屠氏法及將死前二日猶為叔氏宏誦之卒踐其言自佛法入中國以死生轉化恐動世俗千餘年間特立不惑者不過數人而已雖才智高明鮮能自拔又況陰柔之質乎君可謂賢矣君事寅有禮自結髮至死未嘗以微言頩色相失然情質恬寂於世味淡如也兵部

公之沒君恨不得見每語及淚輒雨墮一兄一姊先逝常以疚心寅至桐江為取其季弟至君尚切長兄之思每言氣弱負疾其何能久與兄姊相見於地下耳委之記事未嘗忘間一二年乃或忘君曰此早死候也寅聞其言輒驚惻亦豈料止此疾舊苦熱聞其將沒前體冷自汗蓋陽盡變寒九月三日脅内痛刺明日辰巳間遂不救嗚呼悲夫往者數數語寅盍先為志欲一讀之寅必力拒曰何至是今於悼愴中緝綴平生十不得一既

擇其事約其詞爲埋志又書此以付大原等使篤孝思云

桂陽監永寧寺輪藏記

文籍惟吾儒與釋氏爲最多然儒書之要莫過乎五經鄒魯之語是七書者上下關千五百餘歲非一聖賢所言總集百有餘卷而已既經仲尼裁正理益明道益著三才以立萬世無弊違之則與人道遠焉未嘗丁寧學者收藏今眩以私心是之而所以至於今存而不廢者

蓋人生所共由自不可離故也其餘百氏著述日繁世久得以卷記者至於數萬可謂衆矣然明智之士則必紀綱大訓折衷於聖人使至當歸一精義無二詖淫邪遁之辭遏而不得肆固不盡以為是也今釋氏之書五千四十八卷以詞之多故世人鮮能究之吾嘗閱實其目則曰論曰戒曰懺曰讚曰頌曰銘曰記曰序曰録雜出於僧人所為居其大半而以經稱者纔二千餘卷焉僧人於是中所常誦味舉唱者又亦六七品而止爾餘

則置而不道也所以不道者抑未暇歟將無庸稱歟然則自其術論之所得有淺深則所言有當否若舉以爲是不亦罔之甚哉夫其詞之多雖未可盡究而立說之大旨亦可知矣蓋論心則謂耳目鼻口之用喜怒哀樂之變皆非本體之妙也論身則謂假暫聚生老病死無非苦惱雖以食狼虎飽鵰鳶而可也論生死則謂有前世之來後世之往人與狗彘羊牛相爲輪轉而不息也論世界則謂天之上有堂地之下有獄日月之中有宮

圜星辰之域有里數而宇宙之衆如河沙微塵者蓋不可勝計也論庶物則謂羽毛介鱗皆前生之親愛宗族而含靈蠢動蚑蚋螻螘與佛不殊亦欲化之使登正覺也其於秉彛天命則以為愛欲所鍾因而滋續無足貴者故視父母兄弟妻子猶怨憎仇毒之可惡也其所親厚則以它人為慈孝傳繼凡九州四海殊根異質不問賢否苟同於我者皆法屬也其論覆載之內可見之物可名之事則等之寐夢幻詭漚影電露舉非堅久真實

不必為也其論鬼神則記其狀貌敘其種類知其嗜慾年壽得其居處名數縱口而談極筆而書不自以為怪也佛既言之又付囑之僧遂演說而推廣之所以其書至於五千四十八卷之富且以為字字皆至理句句皆妙法卷卷有光明發見處處有神物護持無可置議於是裒人之財竭人之力印以紙墨匣而藏之載以機輪推而轉之丹砂黃金文珉香木窮極侈麗葩華絢飾然後為快獨疑而闢之者乃外道魔障佛之罪人若傅太

史韓文公之流至今為釋子怒罵而未已也夫既以空虛寂滅為道之至矣雖天倫之重乾坤之大照臨之顯山河之著猶將掃除殄絕洞然不立則凡見於形象當一毫無有焉今乃建大屋聚徒黨耕良田積厚貲憧憧擾擾與世人無異而以佛之遺書營置儲貯巍然煥然鬱相望也烏在其為空乎不能空其言說之迹而欲空並育之萬有烏知其可乎是必有說矣比丘慈嚴居桂陽之永寧悉其志力以營茲事勤苦歷年而後克成來

求為之述以示久遠予因舉儒釋異同且箴夫弃有趨空者之蔽庶吾黨之士相與講明以止於至善夫豈好辯哉蓋亦不得已也

衡岳寺新開石渠記

物無不可用用之盡其理可謂道矣乎非邪言道而弃物體妙而用粗或以為精吾見其二於物也五穀飽人者也今有人不種不穫廩庾無積釜甑無爨持其枵腹而語於衆曰吾飫於食吾之腹果然汝奚不作稻粱黍

稷之想而自肥乎又奚不忘稻粱黍稷之念而已飽乎衆美其詞相與贊之曰先生不忍獨飽又憂弟子之飢吾一聞之了達無疑咀嚼至敎而厭足甘味雖六瑚八簋豐盛乎前皆幻物也吾見天下之人皆口充乎此而中餒者也迭唱更和以爲至矣居無何不免於爲若敎氏之鬼謂道不在物至妙非事爲之用者不類此歟今夫人不可一日而無食田不可過旬而暴之有沃壤腴地而無溝洫畎澮以資不雨之急則大聖智亦不能拔

苗擢穗使發秀而穎栗也而好誕者顧曰是粗之為用矣吾有道於此說雨露之功談江河之德發揮涵濡滋養之利而指示灌溉收濟之效顧盼作用倏忽俄傾則生物之衆既已被潤澤而大豐美豈獨爾之長畝為多稼哉雖火雲焚空金石融泮萬類焦灼固不能為吾田之病也嗟夫此與向之為若敎氏鬼者固歸於無智而不仁三尺童子猶將笑之而又可以欺夫通天人合外內之君子乎衡岳寺長老純粹領寺之三年數罹暵乾

顧田旁有溪流不可激而使也乃泝源上絶壁相可引之道躬率其徒以鑱鑿從事勞而益勤未幾石渠告成疏分巨派飛練挂壑流虹帶山滂傾演迤隨意停决餘潤所覃隣壤作乂是歲秋大穰齋庖恬愉鼓鐘其鏜粹來請記之使後有考焉予曰天地之内事物衆矣其所以成者誠也實有是理故實有是心實有是心故實有是事實有是事故實有是物實有是物故實有是用今以手舉物而曰必未嘗舉亦初無物也以口對客而曰

心未嘗對亦初無容也斯亦妄人而已矣何以明之爾不能耕不土之田居無地之室衣不蔽之服而食無米之飯是則誠之不可掩也而獨外此以為道可乎往刻諸石使來者讀而味之而要其歸則吾之言猶爾之渠蓋相與流通而不窮矣

前知衡州向公生祠記

郡守以撫養百姓為職賢否於是乎觀不聞以能奉承大吏為賢也昔光武戒任延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

對曰忠臣不和和臣不忠若務雷同非陛下之福帝嘆息稱善以其時考之循吏得行其志海内之人咸安土樂業而誣上行私亂人之功罪者莫或肆焉其致中興宜矣歲在乙卯江南大旱衡陽焦灼於築城暴政之後遺黎懔懔尤甚會相臣督師平冦植牙於潭知冦之本由民失其所也聞直秘閣向侯宣卿有政材剡章上聞請使守衡制曰子忞往欽哉善拊吾民惟既乃心毋怵于權侯頓首受命至府屬帥臣以民訴外臺大胥姦贓

蠹害事下衡治之無追證捕逮之煩三日而獄具厥徒
震竦民情始得自通於是昭明曲直而伸達寃滯振業
矜寡而擊斷豪舉與民所便博捐其畏去華務實謹率
憲章磨牙砥掌之徒内視斯人噤莫得動方是時米斛
為錢萬有五千而衡境歡然反無飢乏之憂官僚肅於庭
士卒整於伍商賈集於市緣南畝者惟恐侯之報政而
去隣於衡之人則曰天子何為不以向公而牧我乎其
頌嘆願望洋洋乎滿耳矣而方伯與部使者顧且傳致

劾之曰向其以酷刑失民心民之畏之重足而一迹方旱且多盜又重之以其不亟斥之幾何而不名變嗚呼嬰而盲者無怪乎指青為黄孩而齔者無怪乎謂香為臭人自非生而喪心則臧否好惡不至若是悖矣侯既坐斥士民扶耋攜孺犯雨雪泣涕屬道而送其能遠者衆資之使謁諸朝久而未報念終無以自慰乃即城北青草佛祠為堂繪侯像歲時合笳吹鼓舞其下以祈侯壽考而思其來也夫萬人之譽不可以非道干謂侯無

以致此則民奚不從彼貪且盜者尸而祝之邪濟惟貫
河人乃知其淸松柏不遇大冬與蕭艾末知其孰賢也
然則謗侯雖深所以榮侯者不旣厚哉哲后方覈名實
考毀譽賞卽墨以圖治康而御史釆輿人之誦爲侯明
著劾奏之不然者宸𠮷寵煥擢界使華士大夫益知奉
公守正之可爲讒邪不得而終困之不獨衡之人以爲
喜也侯雖屢折志意益勵力操汲古今聞彌著則進爲
世用以就功業不獨慰此州之去思又必有日矣詩不

云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保艾爾後德音不已衡之人以是歌於斯堂也不亦可乎

雲莊榭記

名與實猶影與形未有形直而影曲也世乃有實然而名不然者由人智故之私繆為之以欺衆焉耳予卜居衡岳陽麓亦嘗窮高極深以求盡夫岳之勝矣葢御雲培風四眺蒼莽縈湘江於練白開洞庭於鏡空凡以峯巒雄傑附岳而自名者至是疊疊焉如碧海怒濤簸蕩

於蓬萊之足焉則祝融絶頂之大觀而人所共知也若夫溪行樾陰披蒙撥翠陟降窈窕忽得虛曠兩山呀然大壑十里危立北岸面勢青壁秀巘奇障層擁乎其外淙流奔雷呼洶乎其下猿啼鳥弄應和於烟霞杳藹松筠寂歷之中凡以門壑幽邃得譽者至是亦無以過也則後峒高臺之奠景而知之者少矣据景之會有亭以車轍名由浮屠氏相傳昔有得道而山居者鬼神欽之運米修供驅車循崖尚存轍迹無從質其信否有老僧

年七八十雪眉霜顱眸子烱光破裓垂肩扶杖至止揖之坐問其故則笑而應曰烏有是哉鬼不能服田力穡何自而得米其竊於人邪則有道者必不取取之是主藏也其乞於人邪則是天地以來未聞人與鬼相授受也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為多鬼又安能操斤斧而為輪輿乎所謂轍跡乃石脉之修廣者耳道散於異端人不知鬼神之理其誕乃至此予曰然則何者為鬼神對曰天高而地下山止而水流日月星辰之運行風雲雷霆

之聚散萬物榮枯成敗之迹人事動静終始不窮之端皆是也顧人日用而不知爾予曰浮屠氏之説何為而不然老僧舒然而歎曰凡為我道者好假託怪靈以張大其術使天下愚夫愚婦駭而從之蓋亦達人之嗤也而尚何辯余因其言推類而問之曰然則此山之屬峰以擲鉢名壇以羅漢名泉以卓錫名岩以隱身名以一生名石以點頭名以飛來名以七分名其亦然歟曰固也然則爾佛於屈伸臂頃現種種變相謂之不可思議

者又不與是類乎老僧不悅而去余喜其言直而不欺乃易亭曰槲更其名曰雲莊取李北海歴下新亭句意以為輿景之表著焉嘗試觀岩岫之間烝氣騰縷留矚須臾霮䨴無際彌覆乎喬嶽之上喬嶽不能有也浣沐乎萬物之衆萬物不能知也且卷且舒悠然倏然有其功不見其心無乃雲之出納貯費獨富於此山乎因為之記以曉夫吾黨之溺於荒誕幻而不復致詰者曾老僧之不如而欲名與實副雖谿谷林壑人所闊略吾猶

將正之使來者無惑焉

永州澹山巖扃記

瑰奇偉絶之觀人所同好也覆壓淪溺之害人所同畏也役於甚好而忘其可畏人所同惑也今夫山之秀拔孰如西方之所謂大華者乎俯仰而滿足其意孰若麓之人飲食起居之與山接者乎熙寧中一峰剥墜六社皆沒近山之患乃有如此者錢塘海潮盡波濤壯觀不論四方至者自其土俗朝與夕差肩疊跡待望而不厭

也壬子歲中秋潮來且近忽聞一枝卷峅勢如電掣濺若雹散其所鞭激處漂落五千餘人予蓋親見之是在平地非有帆楫傾敧水至弱也狎而翫之則組甲練兵起於足下甚美必有甚惡亦何往而不然清馨凍飲或亡於池肥甘芻豢或死於林燕姬趙女妙舞宜笑能傾人邦家而八駿騰驤九皐飛唳亦足以名亂而喪師也豈獨是哉富貴顯嚴之所在氣力侔天收四海之命斷於掌握其究有願為役夫而不可得者故曰疾顛覆危

丹轂赤族是皆縱耳目鼻口一時之適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永城南二十餘里有曰淡山岩自山谷詩既行名聞於天下凡岩之病以暗而濕淡岩獨竅北而透南方臺夷燥噓吸雲氣受風納月信乎其稱絶景也然卬眡脉絡往往鱗皴而岩中大小石蓋不可勝數人不幸或值一拳許焉則碎首斃矣況巨片哉因嘆且笑曰此古人所謂雞肋不足以當者令乃襄羊終日而忘知命之訓仁者樂山殆不然也乃相南鈌得地不盈丈為亭

命之曰岩扃却顧中虛盡攬勝致而重山大壑環乎外者又咸在目且令穿山壑闢剪竹開徑以趨於亭自今騷人遊子去來徙倚得所好而遠所畏然後斯岩之美全矣人世芬味蓋不必遊藩而醊醨大抵類此古人所謂登門入奥惟恐資之不深居之不安者必無險巇厄阨之理未見蹈仁而死者也而君子或反望望然去之不啻如逆旅亦獨何哉可不求其故而勉之哉作岩扃記委零陵主簿劉汝舟視工鑱之石

東安縣重建學記 辛酉冬

永之屬邑三惟東安在西重山複嶺間境與峒獠接其風俗鄙陋無足怪也然號名為人靈於羣動則其鄙陋非天之降才𠤎是故仲尼有教無類蓋欲居乎九夷曰忠信篤敬可以行於蠻貊而况斯邑政治所加向二百年之久乎知縣事上官闉惠化威令既洽百里乃修崇黌宇飭簠簋俎豆之事帥儒其衣冠者使進而舍奠瞻想温厲恭安之容退而遊處沉酣詩書禮樂之意亦武

城絃歌之遺風餘韻也來求一言記之余曰士未嘗不論學而知要者實鮮矣彼有敏慧秀爽之資玩心於載籍馳騖乎見聞以記誦精博為功詞華藻麗為能獨步儒林而擅名當代者非不足賢也試舉洙泗之間聖人與門弟子答問之微言以質之未有不瞠然視呿然謇望洋向若而莫測其際者何哉英華易披而本根難見樊籬可越而閫奧難詣也前人有詩云夜夢入小學自謂總角時不記有白髮猶誦論語辭意若忽此書者夫

童而習之白尚紛如孰比論語之難讀而可忽乎是以
欲知後世之故必觀諸史欲權史事之是非必觀六經
欲知六經道德性命之旨必通論語而讀論語則有法
矣得其法者亦且請事書紳默會於意言之表而書可
捐也不得其法雖句為之解字為之訓浩然成篇粲然
成文君子未之許焉蓋窶人談寶不若富人之有寶畫
餅療饑不若膾炙稻粱之實吾腹也豈不然哉予非能
之而竊有志焉故樂以告吾徒乃因記斯學也而粗言

之

旅堂記辛酉

叅錄零陵軍事河内向君圖南于公治西偏飾堂為遊息之所謁名於郡守武夷胡某某以旅名之或問其義某曰是在易上火下山之象仲尼繫之曰君子之觀乎此而施於事也當明慎用刑而不留獄焉君以典獄為職吾是以云火進而不止者也居高而照照有遺乎山止而不動者也處下以靜將何失矣世有見事風生務

為敏速而或失於脫略彼斷者不可復續誤而不慎後將噬臍故聖人言愼以為決者之戒亦有謹密反復務為審克而又失於淹滯彼繫者如覆盆之望天其思出也以日為歲故聖人言明以為緩者之勸兼斯二善何留獄之有不得已而獄獄而無留歸民心合天德之道也夫慘酷之吏輕視人命鷹擊毛摯丹衢赤水固得罪於仁政而惑邪說希後報者惠暴而寛惡隱姦而貰猾使死者銜寃莫之能訴亦非君子所與故處天下之事

至於適當其可則善矣可刑也雖貴如共驩親如管蔡誅殺流放非虐也如不可刑雖匹夫匹婦煢獨無告不幸而麗於桎梏必欽恤哀矜之非姑息也司獄至此明之至慎之極而旅道盡矣若不能然是以靈於萬物之心其用之也曾不若無知之火與夫頑然之山豈不失其性哉已則失性而曰能治人者未之有也君辨察詳恕率職平允方將被識擢躋顯官其視斯堂猶旅也嗣有來者亶惟一言尚有取於鄙言因書以遺之使刻諸

石

蒙齋記

沙津鄧君溫伯作齋面山臨泉以蒙名之求記於衡麓居士胡某某曰斯義也文王周孔示之著矣吾子玩辭觀象吉其吉吝其吝利用其利用勿用其勿用可也而復謂吾記之吾又為子言之不亦贅乎然吾嘗考聖人之作易憂後世之未達也則屢致意焉發端起例厥旨詳複故重卦者八卦之未盡者也名卦者畫卦之未盡

者也爻繇者名卦之未盡者也彖者繇之未盡者也文言者彖之未盡者也象者文言之未盡者也繫者象之未盡者也說者繫之未盡者也序者說之未盡者也雜卦者序之未盡者也其所以詒後如此不啻悉矣而今之老師宿儒編殘簡蠹尚不能窺易之藩况能超然默會於包犧未畫之前乎吾徒少也為俗學所桎梏名利所攻擊聽窒而視霧思蔽而智困蓋不特童而蒙矣今子晦者明塞者通得户牖於羣經發覆蔀於衆疑異端

邪說之善惑人者雲霧卷而塵垢開何謂而然歟方其蒙也達固自若及其既達蒙則無在故也雖然達有大小遠邇深淺若仲尼則猶天之不可階學者所得亦隨其才之所至而已其未達者不為少也言語工則短於德行文學優則粗於政事二之中四之下則不及充實而光輝一於清安於和則偏夫金聲玉振之無可無不可也是自聖人以降皆然已達者固善矣未達者雖大賢有不免焉或遂止而不進或愈進而不息止而不進

者亦非特童而蒙也進而不止者可以入聖域故箕子以蒙反聖而仲尼嘗曰我學不厭好古敏以求之令温伯及其弟講習於此齋篤志勇往不為小成其造未可量也則亦勉之又勉期於養正之至時中之亨他日卓然為羣蒙之先覺焉不亦美哉

義齋記

孰不趨利而避害趨其所當避避其所當趨者皆是也是烏知其利害之所在跖以貨為利者也紂以酒為利

者也周幽以艷女為利者也太康以擊熊豕雉兎為利者也方其利之固不虞害及夫害至則思利而不可得矣是故湯不邇色不殖貨大禹惡旨酒而文王不敢田抑有甚焉朱利於為我翟利於兼愛聃周利於虛放申韓利於慘殺彼亦自謂道之大全也為我則害君兼愛則害父虛放則害禮慘殺則害仁是故周公禁奇言子夏闢小道孟子詎詖行而放淫辭抑又有甚焉使斯人父子不相保君臣不相邇兄弟乖序而男女失配軀體

弃敗而秉彛殄滅方且語之曰爾富之不充歟貴之不足歟壽命之不長歟快樂之不廣歟憂怨之不釋歟疾痛之不免歟凡有所願欲祈向之不遂歟汝能吾聽今之生修其因則來之生獲其果必矣貪利之夫既吞此餌而其微妙之説則又謂空為真謂有為幻謂寂滅為樂謂夫不能脱生死者與飛走萬類轉化無端或以罪辜受辟冥圄深悲而重閔之於是雖明智之士有不免恒化者迭唱更和利於無生死之患謂道至是然後極

率天下入於殊類而不自覺其究也乃獨成彼居處飲食衣服之利爾彼師之術以利為道肆然居侈然食陷其身與人入於異類洋洋然而不慙而斯人相與聖而神之蓋千有餘年凡堯舜禹湯文武孔孟所以修人紀位天地育萬物者除掃荒蕪日甚一日是豈直前所謂八害而已哉有道於此因天之高而戴因地之厚而履因晝夜而作息因四時而播斂因萬物之材而服役制作因人之不能不夫婦也敎之以正而順因人之不能

不父子也敎之以慈而孝因人之不能不兄弟也敎之以友而恭因人之不能不相君臣也敎之以仁而忠凡綱紀法度刑政禮樂之用皆猶是也泛酬曲酢未嘗不當萬變遷代而心則自如無所冀而為之如水之必濕火之必熱止於各得其所宜焉爾夫濕之在水熱之在火豈偽設而用其潤與熯者豈附益哉是故各得宜者中國聖人謂之義斯義也君子小人之所以差華夏夷狄之所以分伯術王道之所以不同聖學異端之所以

殊絶自孟氏没寥寥而無傳焉必欲治心修身扶世導民愈久而愈無害舍是無足為者沙陽葉君超然知先覺有大中至正之教心篤好之收合族黨子弟使一以是為師障異端之波庶其不溺百舍重趼求余文以記其齋余固陋烏能廣子意子歸以六經語孟置之舍率二三子拳拳服膺若董仲舒所云仁人有正明無謀計者可也如其反此請事他岐或乃稽古而車馬自夸明經而青紫是求放利而行不與義比以自投於八害之役

則按孔門故典鳴鼓而攻之是亦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矣

陳氏永慕亭記

仁人君子之治葬也竭誠於死者必深長思衣衾周棺椁備土厚而水深藏之固則已矣非禮不為也是之謂慎終自盡其心致思而不忘猶終身之喪焉是之謂追遠此孔子之教也後世禮壞人肆其精力競務末習凡附身而合禮以勿有悔焉大抵忽不加意顧汲汲於厚

錢刀食饌啗夫爲浮屠之人使誦幻詭語夜以繼晝且多焚楮幣繪輿馬賂鬼神拘歲月日時擇能致富貴之地而後葬葬已則侈大工徒華飾垣屋於墟墓間凡禮所不得爲者悉爲之相視少不儆則子孫赧赧然歉人亦號之曰不孝方是時惟僧與陰陽家施施然得志蓋迷本徇俗有致之者矣噫嘻悲夫養生未足以當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而民彝泯亂如此莫之救也孔子之教其無補於後世耶師孔子則獨可苟簡闊略於斯耶

令子華榮亭隧前為春秋祭祀之所名之曰永慕則其心有所存異於世之彩楹彫桷以悅愚夫之目者矣余因為之言曰心無理不該以言乎遠莫之禦也去而不能推則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痒疴疾痛之不知存而善推則潛天地撫四海致千歲之日至而知百世之損益子華慕親而永其亦概乎聞存而推之之道乎昔者舜起於側陋一日而妻英皇負黼扆皆不足以解憂五十而猶慕蓋所憂甚於所可樂者故其慕勝而其樂久世

人綢繆妻子之愛說曰無後爲大跋疐利祿之塗且以顯父母自解心方係於物欲顧曰吾不忘親亦無日月至焉之效矣又何永之云子華名夢遠贈諫議陳公從孫公蓋慕君而不忘於利祿厄窮以死而憂國益深者也視其忠而思孝焉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遠矣子華其勉之

戲綵堂記

人子愛親之心無窮而能遂其無窮之心則有數存焉

數在天非力所能愛在我勉之則盡其道矣謂力所不能致遂怠其心非深愛也深愛者以其所養而養焉雖啜菽飲水足以盡歡然而捧檄動顔君子猶且有取推其所得為等而上之至於以天下養然後無歉則以愛親之心無窮故也夫惟愛親既自得其心而温凊定省輕煖甘毳視聽起居杖屨所及又咸其事而備其物豈非仁人之甚願而天下之至樂哉零陵郡守富春羅侯偉正書抵予曰長康不才試郡得竊分寸之陰綬帶侍旁念萊氏子既老

而衣錯五色為孺子容輙新公治之後堂以戲綵名之以寓其樂昔茅容殺雞供饋度置半饌俟有餘之問而蔬飯對客泰然安之此世俗所未識而郭林宗獨知其賢又欲勤公以記其實余三復有感焉嗚呼余雖三千鍾而弗洎矣侯之婉愉乎斯堂是誠足樂矣而聞之者猶以為未究侯之志焉且侯年過五十致政公鶴髮兒齒裕寧康鮮兩轓之耀五馬之貴二千石之禄承顔膝下事類萊子而貧非茅生是誠足樂者然猶以為未究

侯之志焉何哉豈不曰侯奮自四壁擢取名第入丞卿寺而出殿藩屏方且布明天惠綏遠服之德輕徭而薄賦平政而理訟使合境耄耋皆得其子孫之養保存生業無嘆息愁恨之聲則斯民頌吾君於日月之明而歌太守於岡陵之崇者薰蒸浹洽散為和氣介高堂期頤之壽不待月祈而歲祝也是乃顯親之純孝非萊氏所能彷彿者矣古之人老幼吾老幼及人老幼善推其所為放諸四海而準此固侯之志也予鄙陋甚何敢望林

宗然觀侯之書而求其志則又竊喜是以引而伸之而忘其詞之不文也

岳州學記

學之失有五而其難有二蓋自書契已來至於今上下數千年紙墨之傳以萬號卷不知其幾也則有溺於名數者焉則有囿於訓詁者焉則有役於記誦者焉則有耽於文詞者焉則有惑於異端者焉夫是之謂五失豪傑之士慨然自拔於流俗曰道德性命聖人之奥也豈

是五者之謂哉索之以私志廣之以辯言言之成文而持之有故材出其下者滔滔是也則和而從之曰是誠得聖人之奥矣今迹其言曰天道高遠資之無深也居之無安也雖欲不變亦末由矣終於惑異端迷義利舉外夷雜霸偏駁之具參亂正教談高語妙係風捨瀋而使人紀人綱淪胥於無父與君之極其勢然也故學而得正一難也明善審是擇中庸知正當不身踐之猶無有也是二難也自漢唐已來取士之制不本乎先王夏

侯勝明經則希望青紫之拾桓榮稽古則夸侈車馬之賜跋於五失而疐於二難惟利是趨俗遠益弊先聖先師大學之道幾於熄矣天子閔焉乃詔中外興復庠校罷三傳出問目以尊經世之書退詩賦㕑彫篆以隆六籍之訓著爲邪説者毀其板黜其人示道術之統於一德意美矣巴陵古郡地挾湖山之勝長材秀民多出其閒太守趙侯尚之通判董君時敏教授齊君稷奉承詔旨曾未閱時黌宇一新屬其經從見委爲記而諸生之

請抑又勤焉曾子曰為人謀而不忠乎其雖固陋敢不竭所聞語之或問然則何以去二難而離五失耶將應之曰孟氏所受於子思至於今不絕者子思得之曾子曾子傳之仲尼其言在語孟中庸之中其則不遠也造之得門進之得序游而泳之有樂積而久之有成視形名度數之詳箋注釋文之精聞見誦習之多語言辭采之利猶冥鴻之過矰弋巨魚之睨數罟也支離穿穴而配合撰作者無之口筆尹旦而施設申商者無之蘧廬孔

孟而歸宿老釋者無之必信趨汶之辭異乎出兕毀玉者矣必信莫春詠歸異乎夫子哂之者矣必信可仕不仕異乎學為干祿者矣必信潔已辭粟異乎為人聚斂者以詩理情而養性以書監古而決今以易從道而隨時以春秋正已而正物心日廣體日胖德日進業日修用則致君堯舜措俗成康舍則獨善其身不願乎外非此族也夫亦何足道於闕里之前哉

桂陽監學記

紹興十二年五月制詔郡邑崇復庠序知桂陽監左朝奉大夫無棣張侯修以書抵某曰修不敏守蕞爾國而黌序一新永惟德意所覃興廢舉墜不可無述敢請書之某曰鋪張彌文為太平盛觀乃朝廷大典非一邦專美後世尚論且將以其時考之豈當率爾而形容也若夫教與學之多術志士固思其上者試為子孫誦之蓋三代之於人才自幼童而教養加焉皆輔成德行之具薰陶漸漬歷數十年德立行修可以仕矣然後在上者

舉而用之士未嘗有求也世遠道喪科舉之法設父詔其子兄詔其弟鼓篋摳衣登門投牒而覓舉於是洙泗之風掃地盡矣方其讀聖人書顧知編綴附會以待場屋之問惟不中夫程式是慮有司問之又豈皆道德之意仁義之說養心修身之要治國平天下之務往往蔽正而徇己道諛而誨諂行之浸久皆曰取士如是足矣大學堙微炎火消膏利欲肆行洪波稽天間有資禀開明厭此紛糾望道而不見則又輕忽經訓淺薄周孔溺

於詖淫邪遁泯然無覺寄名清高實有貪覬其趨愈下所以然者忘義趨利之習也義者天理之公也華夏聖賢之教也利者人欲之私也小人蠻貊之所喻也學而不本於義惟利是圖其患可勝言乎未得之惟恐不得也既得之惟恐不多也既多矣惟恐不久也相貴以等不尤則悲相覷以貨不積則憂必放此而行懷此以相接是謂失其本心亦何往而不失耶故善學者擇義而已矣今夫慈孝忠順交際辭受語默動止出處久速各

有不可易之理處之當夫理是義也不當然而然當然而不然者有欲蔽之今而後二三子窮理期於精由義期於熟必也不惑然後智益明必也不離然後仁益敦以古之制自居而不為在彼者是則鄒魯之所以貽後人天子之所以望多士名第云乎哉青紫云乎哉

澧州譙門記

經世安民之道除其憂而後同其樂既其實而後修其文蓋心志不怡則鏘洋窈眇莫娛於聽聞氣血倦瘁則

甘毳芳珍莫適於口體飢寒毒痛交切並至而有彼樂之思則封疆之界不足以域山谿之險不足以固而況於墉乎況於閈閎而扃闗乎仁人君子推己及物必有本末先後之序矣古之為城也非曰必可恃也其為門也非曰必可犍也葢亦立制度焉爾苟得民心雖畫地而守植表而限效死者莫肯去冒死者莫能入不然崇城到天罬扉重閉金鋪而銅鐶鐵扇而石樞無以固結民心至於内攜而外叛曾不若折柳之樊吾圃也故曰

國之有城城之有門葢亦立制度焉爾澧陽舊苦衆溪羨溢歲築隄防然後郛與市咸得奠厥居歲在巳酉北盜南騖有守者闕隄㠯水以自保賊既引久城亦隨陷他日立郡於荆榛瓦礫中遺黎百一喘焉苟活蓬户且未安而何暇議隄之復大水時至沉竈産鼃稚耋病之逾一紀矣太守羅侯下車訪民疾苦莫先斯事即帥百姓修壞補鈌向者呻吟今者謳歌予嘗過其境呼田夫逆旅而問焉往往他邦負耒耜願受一廛而至者也侯

之得此蓋有道矣乃作譙門徇民之欲閾内外謹閤開置壺箭以授時棲角鼓以警軍匠則庸工役則鳩兵材則斬浮屠氏之山泛沿以來未幾告成而民不與焉侯嘗為高郵曹掾不拜僭臣偽赦節義上聞即被褒擢及守是邦惠養凋瘵去其害惜其力不惑異端斸其閒材歸夷物於公家舉墜典於藩宣蓋忠君者必愛其民根諸良心必形諸仁術也春秋一門之廢興謹書於策謂夫不當為而為之令侯作門而予乃記焉則見其識本

末知先後遵制奉度非時絀而舉羸異乎屈宜臼之譏者是可傳已矦名薦可字養蒙南劒州沙縣人云

企疎堂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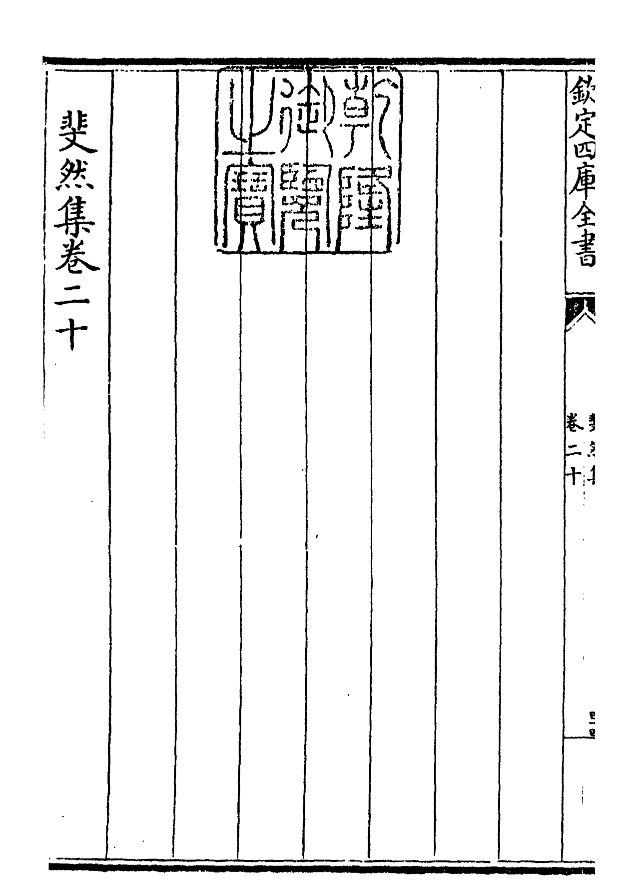
士方為布衣思立於凡民之上應舉干澤倘幸得一官食寸禄始願畢矣久之歆夫有達於我者稍自歎也經營累積以為人子當務顯親爵不及親不可稱孝則又以子孫為念曰巨室强宗之所以紹隆而不絕者有世禄爾今不通朝籍傳來裔男子起家顧若是耶而其意

氣矜強才可自奮則又慨然曰碌碌乎州縣塵勞冗散之局曾何足適意於當年必也進直承明立侍清廟鳴玉趨班而黄金横帶號天子禁闥腹心之臣然後為貴矣而凡顓頊乎此位者皆輔相大臣所由選也蹙縮居後睥睨在前則又萌計度之心曰諫爭論思之為益孰與調爕弼亮之為功持槖簪筆之為親孰與日奉都俞之為信言未必盡聽計未必盡從也孰與大柄歸手高下在心之為專哉故其未得則屈己枉道以求之其既

得則持禄怙黨以守之而企心猶未已焉烏乎自匹士之賤百僚之底而視公卿亦有間矣窮而不得進進而不得已豈非命也命在乎天人不能移攀緣希望如升梯級遽心促步惟恐弗逮嘗試道其情狀於高人達士之前蓋亦莞然而笑喟然而歎爾此二疎所以振衣西京垂芳青史至今千有餘歲使人詠誦愛仰而莫不興起者也薌林居士向公伯共識達才高輔以文雅嘗總六路大計遏僭臣偽命遮障江淮人心不搖及殿巨藩

嬰東夷百勝南牧之鋒能使士民致死以降為恥年未五十懸車而去天子思其忠優禮起之遂登華近寫誠納策多所裨贊人咸謂必且大用而公力請歸休至於四五竊味詔書有進而無悔退不待年之語以為非二踈所及者於是中外之士皆先其行而惜其去公既歸榜其堂曰企踈上以榮君命下以旌素心以所既踐者猶有羨於廣受若未能有行焉其志廉矣夫用舍行藏惟義是與則無富貴之累而知止不足言動靜語默惟

仁是依則無出處之偏而後悔不足慮伊尹傅說太公之流憂則違之不以退為高樂則行之不以進為泰是故聖人之道高深遠大愈進愈益非若他岐之恐泥世味之有窮大抵如此公雖脫屣塵垢棲遲丘園濯纓乎清江之流晞髮乎玉笥之風而精力未衰視聽尚強則於先正文簡致主康時之業又安得恝然而已乎



斐然集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斐然集卷二十一至二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柳邁祖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李堯棟

謄録監生臣王鉽

斐然集卷二十一

宋　胡寅　撰

復州重修伏羲廟記

古祭法之義有報而無祈非仁與智孰能與於此哉德莫盛於五帝而包犧為首蓋三千餘歲於茲矣景陵廟祀未詳肇始考聖德之所建萬世衣被而不能違則有土有民者亦何時而不可祀耶昔司馬遷作本紀列黄

帝顓辛堯舜五人焉其言曰孔子所告宰予儒者或不傳及春秋國語發明五德繫姓章矣書缺有間乃時見於他說善乎子弟宏之論曰判古昔之昏昏當折衷於仲尼仲尼繫易歷叙制器致用兼濟生民者獨稱羲農黄帝堯舜氏葢以是為五帝也而顓辛無聞焉大史公所載特形容之虛語爾烏得與羲農比也豈遷有見於尚書之斷自唐堯而無見於易之稱首包犧歟故凡論道議事一折衷於仲尼則無失者置仲尼而取儒者所

不傳及它說為據未有能臻其當也然則今以包犧為五帝首蓋祖諸仲尼爾謹按包犧風姓生於成紀母曰華胥以木德繼天而王號曰太昊都於宛丘河龍負圖帝乃則之畫八卦分三才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以著開物成務之道龜為卜蓍為筮時方洪荒人民呿吁禽獸同居未知倫理養生帝始推擇聖賢可共代天工者得金提烏明視默紀通仲起陽侯以為輔佐始有書契代結繩之政始建官分職以龍紀名布之天下統民

治事始教民稼穡用儷皮為禮始教民作網罟佃漁豢馬牛羊豕狗雞充庖廚薦神祇在位百有一十年羣生和洽各安其性民到於今蒙賴日月之賔非虛語也可謂盛德也哉是宜載之祀典昭其報於罔極矣嗚呼漢唐而後道術不明異端並作學士大夫眛於鬼神之情狀凡戕敗倫理耗斁斯人下俚淫祠巫祝所託以竊衣食者則相與推尊祗奉徼冀福利至於古先聖帝明王有功有德仁人義士輔世導民不可忘也則或堙沒而

莫之承或文具而致其享郡邑長吏政教不善感傷和氣一有水旱蟲火之災顧汲汲然族緇旅黄孽跪數拜謁諸偶像適會災變自止因即以為土木之賜禳禱之效日滋日迷正禮大壞復守焦侯惟正秉心純撫民惠在郡三歳人和年豐紹興十二年合宮赦令詔長吏修繕境内祠廟侯曰莫先於包犧氏矣鳩工藏事爾給告成有尊報之誠心無希望之謟意庶幾於知古道憫俗失良二千石也乃推明帝德之本列號之正經史是非

使刻之堅珉以示來者

永州重修學記甲子春

學孰難莫難於知道德之本性命之正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矣今夫該洽九流攝貫百氏或有問焉其應如響强記者能之鋪張事物陶冶情思雄奇妙麗不專一長工文者能之莅官賦政以吏為師在邑最邑在國最國敏才者能之善斂散析秋毫充府實庫流錢地上足心計者能之揮羽扇仗將鉞指縱授略戰勝

攻取有智勇者能之是皆秦漢而後時所必用人所鮮能者試考諸仲尼之教於門弟子嘗以此品目之矣而末之詒也仲尼豈不通世務固使門弟子為椎朴無用之器以見誚於便儇皎厲之俗哉蓋治其難則振領而裘舉澄源而流清安於所易則耳目鼻口不可相借官而私意小智僥倖成功自以為是不合於道理者衆矣是故有志之士所存必大所期必遠譬彼涉海必窮其源譬彼登山必造其極凡外營末趨人所共騖無與乎

我者一不留於太靈之舍顧且睘睘然誦詩書親師友反躬内省若不皇暇惟思知所當知而未知者勉所宜能而未能者如飢不可不食渴不可不飲也昔者該然寐今者蘧然覺天高則著明動氣必麗焉地厚則流形賦生必託焉經綸酬酢輔相裁成之具蓋未始出吾宗無所求而不得無所處而不當則豈直智効一能才周一事區區見役於人交累於物老身童豁而不悔哉至於此必也釋然而笑曰鄒魯垂訓固不使我為覔舉干

禄之用貧賤富貴命不可易者又何暇商得喪較利害

戚戚而不欣欣也蓋飯疏飲水敝褐緼袍曳履而歌商

頌鼓琴而思文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而已矣余曩者

假守零陵郡嘗與士人講此又時作問目以求起予之

益愛其勤勸者衆往往固窮恥為非義大抵遺風餘韻

自三國以來人物表見於世理亦宜然也紹興十二年

六月予奉祠亟去官有詔旨令郡邑修復黌宇交代羅

侯適至即因舊而增新之數數致書述二三子之請欲

余一言以記本末夫有天下國家者不可一日而無學城闕之刺園蔬之誚廢毁為異則建置為常春秋之法凡文章制度克合典禮者常事也常事不書故於首善之化不敢施贊詞而於樂泮之觀不復薦諛語獨以鄙陋竊聞於先生君子者為青衿申言之夫道德有本而非殄彝倫也性命有正而非趨空寂也幽明有故而非天地之外復有天地也死生有説而非受形輪轉人獸同區也鬼神有情狀而非居處姓氏言語主掌之可名

可接也不溺於此而得之可謂善學也已必於此求之適越而北轅歟曰吾於此得之畫餅而療饑歟

祁陽縣學記

祁陽令呂君堅中修書遺縣學講書周度來言縣東有先聖廟與浮屠氏居為鄰浮屠氏懷侵奄之計已久幾廢而他徙者屢矣賴二三學子力爭而護存之堅中承乏之邑事惟念教化之本方欲增葺黌舍招徠後進會有詔旨州縣學盡復置即諭士勸民稱力効助甫再閱月

告成一新且叙二三子之意謂予嘗守是邦而記零陵東安之學矣斯邑也奚可以無述予不得辭則為之言曰建學校者必祀先聖示道業之有所宗也天下同知宗孔氏然自孟子而後曠千餘載居仁由義德業備成卓然而為斯人之先覺者不越數君子而已是誠宜師而學士大夫鮮克師焉或且悻悻然曰孰為數君子吾知師孔氏而已予竊惡其說託是而濟非也今有人生乎遐方下域而欲至乎王者之國都必得知王都之所

在者引而導之庶乎其可至焉弗逮中人之資豈特下域之比也孔氏之堂室豈特王都之遠也乃從未嘗知者導吾而前其不迷津而冥途入叢棘而陷大澤也幾希故欲學孔氏必求深乎孔氏之術居仁由義德盛業大者志而潛之講而明之精而深之然後孔氏之堂室邇而弗遠造而弗差也昔者仲尼無位以行其道則綱紀典籍垂範來世雖然於易則繫之而已於書則序之而已於詩則刪之而已於禮樂則正之而已未嘗作也

年七十致大夫而老道必不行矣乃始筆削魯史之文作為大典曰吾志在春秋是則易詩書禮樂前聖之所同而春秋仲尼之所獨也使仲尼君天下而南向為公師而北面所以經斯世變大化致隆平而頌清廟六五帝而四三王者不出乎春秋之志矣令也宗孔氏而廢春秋是猶子而叛父臣而背君尚稱闕里之門人耶宗孔氏而不知春秋於是以莊老為真以瞿曇為妙以稱貸取息為逕衡之王政以李斯小篆為道德之微旨劇

秦美新者謂之合變歷相五代者謂之知道發於其心害於其事與王衍清談之禍異軌而同轍亦云酷矣本夫強項穿穴失所依歸無指南瞻斗者鄉導乎其前故顛倒謬亂至此極也是豈足以為人師邪彼既撰而無師吾又師之而不悟其非所宜師則亦將顛倒謬亂有甚於彼者矣和靖先生侍講尹公受道於河南夫子聖上尊其德樂其義擢從布衣置之經帷俾發明論孟以啓告其進與退皆可法也呂君摳衣服勤尹公左右實

有年數令以其行學試之政事則凡聖賢傳付師弟子授受當為二三子精言而深啓之使護存廟宇增葺黌舍不為虛文美觀而絃歌之聲學道愛人之效有光於武城異日英材秀民無待而興雖中人懦夫猶能敦廉恥勵風操可謂曰士則斯文也刻諸金石而無愧矣

成都施氏義田記

古明王之治計口授田俾人人各給乎衣食無甚貧甚富之患貧者不至於無以自存而富者不至於越制踰

度兼人所養故井田之法以義取利公天下而致和平者也自秦開阡陌廢疆理用智力雄厚自封殖斯民則之交騖於物欲不極不已稽考後效城復於隍象焚其身貴賤雖殊其致一也唐虞封建侯邦其大小以里斷見於禹貢之書里則井地也周衰強吞弱衆奄寡千八百國併為六七此六七君猶未厭於心肆其詐謀礪其鋒刃殺人盈野流血成川而嬴氏為尤甚卒之末有不反及其所甚愛者蓋棄義爭利利壅則害從之天虧盈

人好謙理所必然爾孟子深原其本以救其末極言義之不可不務利之不必圖而以正經界為仁政之先誠令有天下國家者皆以義為利分辨志定不至於猜嫌憎疾奪攘賊殺而相與安乎交足無求之域豈不善哉漢唐而後士大夫家能維持累世而不敗者非以清白傳遺則亦制其財用著其禮法使處長者不敢私為甲者不敢擅凡祭祀燕享喪婚交際各有品節出分出贅之習不入乎其門而相養相生之恩浹洽於其族也今

夫一鄉之師使東家窶西家厚行道必譏其頗況乎一家之聚伯也羨粱肉厭紈綺而叔也糠覈藍縷不免於飢寒心其謂何故善推其所為者由良心而充之本朝文正范公置義庄於姑蘇最為縉紳所矜式自家而國則文正公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可知已吾同年兄左史施公揚休家素貧逮仕受禄共承甘旨之外儉節而儲餘并其室齋送之奩辛勤積累二十餘載然後得田六百畝既資其弟及其從昆季矣又念經

遠之計復割二頃為義田遵文正公舊規刻諸石而以予早同硯席知其孝友奮立之艱也俾為文以記焉予申言之曰聖賢自一衣食一居處之微而與澤被四海並育萬物之政者理義而已矣貪人鄙夫損彼益我謂肥其家乃隕其宗不利之究起於為利揚休亹亹蹈善景行前修以燕雲來夫豈苟然哉嗚呼不井地不封建不足以寢兵措刑保國而長世斯道也安知不有能復之者有能復之豈獨士大夫不必置義田而已哉然范

公舊規亦庶幾乎革薄從忠合族於悠久勿替引之則施氏子弟之任也

武夷桂籍記

古者取士雖多術大要有三曰德進曰事舉曰言揚兩漢而上由前之二而能言者因以顯唐以來用後之一而才行者隨以奮然則奏言取士雖非得人之本倘詢之有道考之有權度詞樸而義正者不見遺藝工而理乖者無幸中則方諸度德量能者亦不至甚失故進士

科自唐中葉至本朝為最貴而元德顯功討安宗社蹟世隆平者光明碩大繼武輩出如二十八宿經紀乎天次森羅乎太清而作為文章擅名天下之士反不多得僅晨星寥落相望焉乃有鼓篋操觚一趨試席睨棘闈出入之密且嚴也則浩然太息以為待己輕賤拂衣去之終其身斯人也視伏光範門三上書仰首鳴號者不啻賢矣曾未思三歲一科天子先期下詔申勸舉子使亹亹勉焉以待有司之問將及期命部使者擇主文官即

其州闢場以程之其限紓其法精其道公其預選者姓
名文字上於宗伯於其行也郡守設賔筵勸爲之駕歌
鹿鳴以遣之明年春羣試於春官於是時主文柄者朝
廷益加擇其預選者士林益稱之曰能矣天子尚慮其
未詳也親御廣除策以經史當世之要務而提衡持鑑
則又北門西掖蘭省蓬山一時英彦之極品奏申夜半
上質明法駕坐雲帷臨香案大臣啓卷讀所對策臚傳
姓名而賜之第錫之服蓋日下昃君與臣不敢倦旣再

拜出則頒少府金錢俾集期而館處越旬時勅太官供具太常張樂侍從近臣為獻主酒中遣中貴人賫御製詩章就賜舉首以下諭以致身事主之意益寵光之然後入吏部籍而器使加焉於是取士之禮畢其文實縟篤如而或者顧謂俟已輕賤不亦賢者過之也與是故進士設科功業如韓范德行如司馬道學如程張文章如廬陵臨川南豐眉山數君子其究雖殊途其徼也皆由此其選也科目之貴重於世夫豈茍然哉建州七縣

每應書者率四千而贏崇安固里紘閭誦家詩戸書之邑也自淳化三年張傚始登第迄今纔六十有四人以設科之年應書之數大略計之無慮數十百人而得一豈科目貴則得之艱亦其理宜歟嗚呼此六十四人者其通塞顯晦與其賢材稱否或遠矣不得而知其近者鄉老先生所見所聞祖之所逮聞亦班班可道也山川英淑之氣蜿蟺磅礴未嘗間息則何世而無材去古雖益遠出於人心者猶在我欲仁斯仁至矣則何材而不

可就後來之秀以一鄉取友為未足又尚論焉於此六十四人是非去取豈特三行一師而已哉況明天子留神校序善養樂育承學章布追琢其章必有瓌偉傑特雖習詞藝而詞藝不能局雖由科舉而科舉不能拘者是謂竒材遠器可以主盟斯文扶持皇極為聖時之瑞則斯記也且將續書又書不一書蓋與我宋相昭乎永世矣

建州重修學記

建州守張侯銖伻來以書繪示泮宮新成之狀曰天子偃武修文留神教化凡庠序之事已廢缺頹靡者咸振舉之仰惟明倫善俗德意宣渥銖也既幸於欽承詔旨而前後三漕使徐公馬公范公請於朝給錢二千萬聽郡司委吏屬敦匠董役告成藏事如圖所寫此侯藩大典也當書而君建人也能為建人書之否乎寅曰是則不敢辭其如樸學不文請改屬能者既再三不獲命乃次比所見聞而言曰吾鄉山川奇秀土狹人貧讀且耕

者十家而五六三歲大比於春官奏名射策視諸方取數為多蓋自唐常衮觀察本道以文藝興勸而昌黎先生表著歐陽詹之行義警動後進至於今而益盛風移俗易其來逺矣本朝學法無慮數變元豐中賜建州學田十頃增其序宇崇寧舍選之制隆洽則又斥大而華侈之歲在丁未蕩於內訌紹興二年秘閣劉侯子翼來作守埽土剏立累政相因亦既就緒甲子五月巨浸冒城摧擊漂散其獲存者獨大成殿爾自是徐公經其始

馬范二公圖厥中而張侯成厥終起乙丑之春盡冬十月為一堂十二齋閣廡庖庫成備最後建教官寓舍而峙閣其北以貯御書經籍雲漢之章與洙泗之風昭回薰播作新多士摳衣負笈來遊來處者蒙幸至厚一時盛觀震耀甌粤是可記也古之學者必有師師弟子莫嚴於顏氏子之於仲尼故始入學必釋奠用幣春若秋仲月上丁日必釋奠大合樂今學者往往皆病後世以為無足師也顧乃大言曰吾知師孔子而已茫乎泛然

涉波而窺藩閫其潛心請事就有道而正焉者謂何則瞠莫置對豈不怍於事師之名而歉夫為弟子之實也乎昔者顔氏子不遷怒不貳過不逺復不違仁見稱於聖人以為無能繼之者而回之自述則知堅高之難及而致鑽仰之功見卓爾之難親而興瞻忽之歎師弟子之相期如此彼於功蓋天下名載終古未數數然也況下此者寜足道耶一日問為邦聖人遂舉四代之美治兼一王之成法而告之是所以宰制大物弛張質文陶

動植於中和措烝民於禮樂其事偉矣自世俗觀之瓢飲簞食蕭然陋巷孜孜克己之人而能與於此豈不大有徑庭乎曾不知理義悅心則闚百聖俟千載而無疑權度在我則稱輕重揆長短而靡忒其舍藏之泊爾用行之粲然亦直寄焉耳然則學而成是德用而見是效譬夫藝黍稷稻粱者不生萑菽麻麥之實决也河出崑崙則必經營中國而入於大海矣寅嘗即是以求學者之失蓋不尚志而親師一也膠陋護舊憚於擇善一也

措記誦詞藻為事業一也用於覔舉干禄而已矣一也不得之或歎儒冠誤身弃而他從一也既得之視故習猶兔蹄蟬蛻焉一也効官庀職以柱後惠文支梧一切謂政材學術本自異科一也進乎此者知有上達之理矣乃不探索於語孟之微易之幾詩之深書之要春秋之奥則取遁辭小道冗焉而宅心一也嗚呼豈無抗志大慮凌高厲遠晞顔若孔之徒與誠得其門造其堂嚌其胾雖謂後世咸無足師而吾直以仲尼為師何不可

之有寅既為侯記學之廢興又申言此以告子佩之同志者侯不以為言之贅也則請鑱之石

麟齋記 丙寅

麟龍鳳龜動物之殊尤者耳既以靈目之又稱瑞焉太平而後見非若凡物可力致也今易得莫如龜而龍也人亦多見之惟麟與鳳則自周已來未嘗有覩其羽毛色象者漢獲一角獸為之改元獸之一角者衆矣又安知麟之不兩角而斛觠衡觡也故史氏曰獲一角獸蓋

麟云者弗然之詞也惟鳳亦然宣帝時鳳凰婁集而少府宋疇因譏被貶不待後世然後知其為鶡爵矣孝宣治號中興然任刑餘尚法律不以中車府令為龜監四三良臣死非其罪而風俗尤薄水旱災異見於魏相之奏決不足以震珍産劾九苞又況茂陵多欲奢泰窮兵四伐海内虛耗盜賊半天下幾與祖龍同轍麟何為而至哉故必聖如虞舜簫韶九奏而後鳳凰來儀必道如文王關雎之化成而後麟為之應不可誣也由是觀之

史載龍見於某江某水某井中當時以為美談者殆亦可豢之龍必非神龍而九疇所寓禹貢所錫寧王所寶之大龜定非卜人朝鑽暮灼枯腸朽骨之凡龜蓋物有同類而殊能者宰予所以興拔萃之嘆也大龜神龍真鳳之不浪出審矣然則魯哀公之時周公之衰已久於是而獲麟何也曰麟非為魯哀乃為仲尼耳仲尼大聖之人也春秋聖治之法也以大聖之人立聖治之法雖享帝於郊未足以方其精神之所感動也雖升中於天

未足以喻其和氣之所薰蒸也四靈皆至然後為宜曾是一麟而曰多乎惟麟為仲尼出所以仲尼識之不為魯哀公出所以魯人不識也仲尼歷聘七十餘國無所鈞用高蹈如耦耕貴卿如武叔從游如微生畝多智如晏嬰皆不能知也而麟乃獨知之謂彼不知者不如一麟是人而不靈也烏乎可謂彼聰明辯達萬物之靈也而曽不知孔子是果麟之弗若也烏乎不可麟乎麟乎得不為靈智之瑞乎韓退之曰麟之形不類非若馬牛

犬豕豺狼麋鹿然故雖有麟亦不知其為麟也又曰麟之為麟以德不以形然説麟之詩者謂其角端有肉無事於觸而其趾不踐生草其定題也亦必有異焉此既言其形矣若其德非神靈智識何以名之先儒謂仲尼感而作春秋曰麟出非其時聖人以自況此説非也仲尼述憲乎帝王詔教乎萬代豈以身之不遇感而著書與憤世疾邪者比正使麟適不出春秋遂不作乎故知春秋非本於麟蓋經濟無施而寓於筆削性命道德莫

不中正禮樂法度莫不備善俊良賢傑莫不章陟讒惡慝姦莫不討棄璣衡七政莫不齊叙山川動植莫不繁廡横目黔首莫不率化蠻夷戎狄莫不賔服厥志既定同符於堯舜成康為天下萬世太平熙洽之原於是麟出而為之祥應此理昭灼炳著無可疑者以為未然則亦未得其門不嚌其胾耳沙陽張時子發治春秋學以麟名其所居齋謁余記之子發潛心日久聖人宏規大用妙意精義當自得之予無以進焉姑為麟說以表其

在棷之珍而篤其下帷之趣云

會享亭記

太史公叙九流而陰陽家與其一至唐吕才乃立論非之夫此二端各有旨趣司馬氏葢取天地之大經弗順之無以為綱紀故曰不可失也吕才則摘摽末習背禮害義之事正子長所謂拘而多畏未必然者今以耳目所覩記幽明吉凶之效稽諸青囊撥沙諸説得失參半則其得者豈皆幸而中邪或曰人之興衰非智力所能

為其形數氣燄適相值會爾或曰砥礪之石不孕和壁培塿之地不生杞梓是各一道也余遊武夷自崇安挾溪而南過芹口西望有山甚尊揖以問居人對曰是名為研山乃用里先生弟子華子期學仙之地墨池丹竈今尚無恙圖經可考也其下則高平范氏舊隱而先世宅兆在焉遂渡溪西行五六里至山麓見一峰巍然妥肩而揚衣袂冢塋所據在三岡内抱宛宛間左右巒陵起弭拱顧大勢隆傑中襟舒夷百祀喬林翠紺濃鬱芹

水帶右阜前注於崇川予與范氏世交契也攝齋登隧修恭會享堂上周覽泛觀而歎曰古稱佳城不是過矣維范氏自太傅公以儒學起家仕不亨遂而五子森然為盛時閩人羽儀省臺步武廊廟各奮所長蜚聲騰實其後來秀譆嶄嶄輩出夫豈偶然無所自乎公雖居方城著姓五六十年而孝謹行乎閨門奉先尊祖之念奕葉濟美是故此堂由政和辛卯歲長子祕閣而次遵用治命建立直太子少保墓前而少保寵贈之命則戊戌

歲右丞初拜疏恩及祖之彝典也後二十八年秋七月祕閣子寅秩元作將漕甌粤衣繡故里復加締葺以永祠事子孫繩繩有舉無墜嗚呼盛哉元作知予過而下馬以修堂本末見託紀述予考諸禮廟以存神墓藏體魄神伸魄死聖人達之故古者有廟享無墓祭而後世道晦禮失以寒食拜掃為達孝之典常先儒因謂禮雖未之有亦同乎俗而不害於理此說將以誘夫不知追遠者耳非經禮也然則昭榮祖考之道必區區然俎豆

之於丘墟尸祝閒而後為慊歟是不然昔者祕閣公宏才正誼不事權黨阨窮半世與余先君為同年弟兄先君於其生音問未嘗絶於其沒也久矣猶哭之以詩知其用不究材垂裕在後也而元作器業是則是似數為部刺史因所臨風俗注措施設咸有績譽其初入閩境建值人忿公帑吏厚壓征鬬然赴愬立談之際去其疾苦拊而安之在公夙夜以首法除獘為急務會稽官緡錢之委於轉販者而賕請不行按致屬部吏之狃於貪

戾者而郡縣知畏禽幻僧破妖黨消黄巾五斗之患於胚胎萌蘖中浮言莫揺風釆堅重其功利之所浸博矣識者以是占范氏餘慶蓋繁衍未艾而期元作之顯庸於朝著也則元作所以為祖考之光糾合族屬俛伏拜興奉酒醴肴肉裕然而無愧者豈與勢榮俗尚同情而比事哉故為之書

復齋記

性不動而情或遷遷者善歟曰因物有遷古訓非之安

得謂之善然則惡歟曰見善則遷聖人所取安得謂之惡夫一言而兩趣片語而數義奚適不然顧用之如何爾莫至乎道之為名而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憂莫中乎極之為道而皇極六極皆號之極焉是故讓一也不善用則之噲希堯舜而披其身儉一也大禹惡衣菲食孔子無間然墨翟禽滑釐勤苦大觳其行難為而天下不堪也子沈子謂子胡子曰古之學者目有銘戒耳有絃誦琴瑟躬有佩玉之節皆所以閑情而忍性正志而帥

氣度也作齋房詩於是書於是游息於是榜之曰復蓋欲顧名思義也顧遂聞復之說又將玩其文而旣其實焉予曰復之說是亦不一而足者可不慎歟知吾違仁汲汲焉反之如不及者復也知不善之不可再而再焉者亦復也是吾所謂一言而兩趣者也復其可復不復其所不可復斯則真復而吾所謂善用者也故孔子曰克已復禮為仁孟子曰湯武反之也嗚呼有能一日用其力於復者乎累名則悲權勢之不尤貪利則憂貨財

之不多溺於嗜慾屈於威武則荒乎其求慓乎其居一者為病方寸外馳靈臺雖存而神者不守之人也於復遠矣雖然亦豈誠遠也哉使其皤然致克視聽言動必禮之循其用力也如上汲如還轅如旋其面目則向之遠者一念而近於此四用以我命我於彼四病以物付物之人之於仁也若赤子之趨其親若旅人之赴其家惟恐其弗至也而其道日進德日升猶日月之經乎太虛不離其次舍也猶水氣上騰為雲漢為雨露播乎萬

物而歸乎其元未始不復也子沈子默堂之高弟而默堂蓋龜山之回騫也其授受不差而訓明有素矣子沈子之潛心也久矣尚奚待予言雖然予方從事於此請嘗試言之如向之云云者不以進所厭飫為瀆相與終日乾乾復而不厭以致切磋之益不亦可乎

觀瀾閣記

水之變態多矣非其本然也淵然其渟油然其平滲然其清者水之性也載而逝溉而浹浣而潔沃而滅者性

之用也石齟齬之則激則䰟焉風霰薄之則騰則湧焉性於是亂用於是失非水之正也故善觀水者愛其澄澹而不愛其渾潰喜其流行而不喜其決溢是故浩浩湯湯神禹平之百川沸騰周大夫憂之斯閣瞰兩溪之會而以安瀾名者得非意出於此歟胡子曰美則美矣義則未盡夫水之流也沄沄然鱗鱗然若鯉之躍若鷺之翩差差之紋若漾沙疊疊之勢若層雲起伏追隨散漫無垠斯其浪之形乎曰波曰漾則浪之巨者也曰濤

曰潮曰澐曰瀰則波之大者也惟瀾之為言古今未有訓而當其義者文中子曰吹波助瀾退之南山詩曰微瀾動水面其進學解曰迴狂瀾於既倒是則二子皆從趙岐顧野王以瀾為波特有大小之異而目之曰微者語雖近而意已遠矣夫瀾非波也謂水流動之狀也流動之狀汩汩衮衮冲融演迤浩乎其方來湫然而不窮惟有源之水為然蓋未嘗不安也彼其無源者雖萬頃之瀦非有激之則固安矣而求其瀾又不可得此義也

惟孟子知之故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蓋觀其有源也不觀其源而徒觀其波是猶觀人者不考其實觀道者不要其用觀政者不稽其心觀言者不質其事失之遠矣夫水之為物不盈科不行盈科而後進則放乎四海凡喻夫學者不可無本也君子任重道遠事業無涯古之祭川者先河而後海不造乎本而能濟者未矣閣上主人倘欲聞本之說請於孟子焉求之因易安曰觀而為之記

伊山向氏有裕堂記

裕之為義兼寛容優足而言見於易詩書而孟子以之其在易者訓人承父母也其在詩者訓人友兄弟也其在書者訓人燕子孫而覃百姓也若夫出處語默從容而有餘浩乎其沛然則孟子之所以為孟子者也是道也弘而後能故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以弘宅心所謂廣居以弘養德所謂大畜推已及物所謂放乎四海而準由邇傳遠所謂參乎萬世而純其為寛容優足也

至矣如易詩書所載孟子所處宜其無施而不可矣是道也夫人皆具而有裕不裕異者充與不充之故也夫惟不能擴而充之於是局為淺局德為細德見為小見行為隘行雖不動聲色罔窺其際而險微忮狠氣象自露如是者周公目之為憸人人一也充則裕不充則憸其同源而殊派乃爾此君子所以貴於學問也或者析文離字以衣受身谷受水發明裕之說其為裕也褊矣哉河內向公宣卿小隱於衡陽之伊山結茅為堂置書

史其中茂竹幽蘭隂欝前後春葩秋馥以時自獻猿啼近嶂鷗馴曲沼馬埒車喧杳然雲水之外寅與諫院顏川韓璜叔夏自天柱峰南樸被枝笻歲一再往焉或商較文義或把醆賦詩逍遥襄羊興盡而後别蓋五柳先生所謂談諧無俗調所說聖人篇或有數斗酒閒飲自歡然者也宣卿曰堂不可無名請名而記之庶幾後世知吾三人者常優游笑語於此不但使元伊笛聲穿雲裂石噴薄窈眇而流傳也公前後分部寄攝帥權仗部

刺史節威宣惠播所至有遺愛在人久而猶未泯是時

公解湖北憲印已七八年仕途憧憧獨無履跡未嘗有

戚色愠懷寅乃取孟子進退綽綽之意以有裕名其堂

宣卿四世祖大丞相文簡公也寅先君子喜宣卿資氣

剛正授以左氏春秋傳且為之言大義故宣卿學古益

力守義益固亢宗糾族樂多賢友不與惡人言若易詩

書所載孟子所處宣卿蓋勉焉日有孜孜矣使其才見

用雖有官守言責亦且裕如况無是二者乎人必富而

後志酬必貴而後意愜必据權怙勢而後神肆體胖則顔回曾參無乃憂愁憔悴不聊其生耶二公陋巷一簞樂以忘憂曳屣而歌若出金石蓋與天地同其量矣方諸衣中被甲壁後置人通夕婁從牀一物不具則不敢出怒虛舟而怨飄瓦娼有技而違彥聖方寸營營不得須臾寧者其裕不裕何如哉由是言之居斯堂而以孟子為師可謂擇術處仁之美矣予既記之云爾又從而歌之曰六合無際此堂廓如四時行焉此堂為樞堂心

日休堂路常坦堂智閑閑堂色侃侃池似黄陂孰撓澄之林動清風執熱者披往蹇來碩阿槃䕶考神具聽止百禄是保

邵武重建軍治記

國風載甘棠之詩其序曰美召伯也釋其事者曰召伯之教明於南國後之訓解者謂召伯聽訟不忍勞民使來故往之郊野即民而聽焉及其久也民歌思之因愛其樹相戒以勿翦勿伐曰此召伯所嘗憩息者也世

之安此說也久矣而或者非之以為諸侯治國當有制度臨厥臣暨厥民固將尊而不遠親而不瀆令以南面諸侯爵貴位崇車旗冕服禮絕一國而乃出舍于郊芘身茇草節則勤矣亦何異夫以乘輿濟人惠而不知為政者哉予甞喜是言非識治道知大體者不能至也不然路寢之居塞門之儀臯應諸門之制何為載於春秋論語大雅之什而許行陳相以有倉廩府庫為厲民者又何見貶於孟子邪且四境之内比閭族黨衆矣使名

伯去其朝説於此棠則民之趨之未免裹飯跰足之勞使名伯即民而屢遷則其休止固無常處召南之民東西南北不應覩一棠而寄懷也又是詩三章反復一意未嘗及聽訟之事訓解之言胡得焉然則詩人之旨必有在特學者辨之未明爾今縣邑之地度袤挈廣何啻古公矦之邦雖中下郡猶或環四五縣方之儉於百里者蓋已遼絶而公家庭宇或庳褊蕞陋曾不眡豪舉大姓燕私之館豈事理所宜哉昭武固東南名壘扼飛猿

峭石其險足恃自洪潭廣桂江漢巴蜀之有事於東甌者道必出此蓋甌閩之西户也是以國朝太平興國四年華歷代之規陞縣為軍大守張侯度自故縣移今治凡西徙五里前据重岡後帶鹿水山川奇秀民力生業尚氣而服義承平既久儒學之風尤盛對大廷之問則有文冠天下者為言責近臣則有忠昭一時者致身丞弼則有光輔中興者至於孝義材學顯晦可紀皆不乏人四方之閒有是邦也蓋歆艷而談之其入境而問俗

也君子則樂其善小人則阜其貨故凡有意乎斯人者受命作長不稱爲難治而郡廨再火於建炎紹興之寇草創一切無復基序十一年太守左史王公始訪古問舊趾而建置之餘以百姓未裕未遑及也後五年令太守大夫江侯爲政之明年歲比有秋內無冦攘訟獄簡稀里閭康乂於是衣冠父老合詞言曰未有有州而無聽事之所者大夫其念之大夫雖重於興作其若藩屏觀瞻使客臨過邦人之望何侯不得已令龜龔吉鳩工

會材揩畫規模一出心匠僚屬比志兵民勸勤經始於丙寅仲秋之戊申迄役於丁卯孟春之戊寅錢以緡計者萬一千有餘傭以日計者二萬八千有竒髙明靚深體與名稱修廊傑閣衛以戟閎儉而不削美而不汰落成之日衆大懽會詠侯之徳寛裕而肅歌侯之政簡靜而理欝侯斯舉得事之宜賦役舒徐下弗敢遲巍巍崇成民若不知以一覩百亶稱吏師郡從事謝沇叙廢興本末道邦人意來謁不腆之文鑱諸堅石庸示悠緬子

患夫短於才者以因循不振為德而凉於德者以苛刻促辦為才於是有當為而不為不當為而為之者江侯則異乎此矣會子經從目擊輪奐耳熟謠譽非借示而傳聞也迺原古義訂時措而并書之

新州州學御書閣記

皇帝臨御之十有二年至德既孚聿修文教首善賢關覃及外學廢墜之具罔不興振遴選儒臣典司訓廸於是長材秀民自藏於畔者摳衣鼓篋來遊來居濟濟乎

衿佩之盛洋洋乎絃誦之富而賢能俊傑將不勝用矣
聖心猶以為未也乃於清閒之燕自易詩書春秋孝經
語孟中庸篇左氏傳周六官之籍悉經宸筆刋諸琬琰
而以墨本普賜學校歷考前代留神治要以善養人之
君未有此舉亶乎懿哉眷兹新昌百粤陋郡煙嵐蒸漬
瘴氣蒙濁車馬舟楫奏集艱隔平時士子欲見書籍之
善者其道無由於是抃舞流傳矜戴上賜而未知所以
處之也先是黌宇傾漏茇草延堂饔飱缺供士散城闕

前郡守臣張棣嘗捐布緡俾加繕修繩板經端棣以擢去教授臣劉德驥䟽剔弊本會計出内給用有羡即謹儲之日累月滋載營載作蠱壞汙萊革為大壯荒蕞椎鄙粲為文物遂建重屋於戟門之上直大成殿丌承御書起十九年之十一月迄十二年之孟冬檐宇騫翔丹碧華爛雄傑之勢冠壓嶺海攝郡事臣黄齋儆陽氷書恭題榜揭涓良日率寮宷藏事奉安萬目咸覩陳迹遺編於焉增重臣德驥以臣寅嘗習詞命見屬為記臣寅

拜手稽首而言曰凡州若縣與浮屠老子之家各有勅札御書舊矣學校之有御書而專以經術詔多士也乃自皇帝始今夫鋟板貿貲捐金即得尚或怠而不覩其肯勤勤抄録能終卷帙者固以鮮矣何况天子之尊富貴之奉一日萬幾弗敢皇暇乃能游意筆硯徧寫羣經為燈窻韋布之所難以激勸人材為急務而又天縱聖智妙解書法跳龍卧虎不足擬倫心畫所形顯道章德精能之至入神出天如日如星如雲如漢文明在上煥

飾在下故使爾諸生雖生遐服與七十二子追逐乎闕里而親炙夫子之文章無以異也是宜服膺至教毋善口耳毋趨利勢力求忠孝大端見於行事以不負聖主樂育之化然後為稱可不勉哉

新州竹城記

新昌郡自兩漢及南齊皆縣置號曰臨允至蕭梁時始升為新州廢於隋而復於唐本朝因之既七百年亦可謂古郡矣然有城而無郭無以攷其故惟城之北曰朝

天門者斷墉翼之巋然猶存讀其記則政和中太守古公革承詔所為經始之績未就緒也城纔一里百有十二步耳僅容州治列廩獄餘官廨民居悉在城外莫為保障理不應爾紹興二十年八桂黄齊義卿由肇慶别駕來攝郡符值狗鼠盜數十輩依山為害官兵三討而未克坊市數驚最後受諭出降人猶洶洶義卿於是有興築之意會真拜郡乃俾推官朱洵權令黄熙廵行四周求古遺迹相今所宜摽示其處分委兵馬監押趙公

傣巡檢董元縣尉周祺各督所部丁夫吏凹凸禆狹虛基址既堅取野竹駢植之環袤一千二百八十四丈再旬而畢不愆於素或曰闕土為城不易之道也恐其未堅則有登而築之者矣虞其易圮則有甓而石之者矣今也望囹禦于檀欒蔽翳之間曾是以為可乎唐大中中王式為安南都護始至無城池式乃立木柵塹其外而栽竹焉是時詔蠻浸強莫能犯也孰謂竹不可恃哉凡物有同類而殊材者斯竹也引梢如鍼分枝如棘既

衆且多森如蒺藜其叢則轇轕緻密望隔表裏及歲久而愈繁雞鶩羔豚不能道也或者火之葉燬幹存乃益悍勁嗚呼異哉昔樊川子目於郊園賦所見者有曰竹林外裹兮十萬丈夫甲刃樅樅兮密陳而環衛始以為詞人之空言今施於實用乃如此物孰不然在人處之耳方言刺竹曰竻竹其音羅德反蓋嶺南謂刺竹云然也工庸告成竹日盛長州之人歡喜晏然若有壁壘之恃咸曰後之來者與公同志本之以德政重之以備豫

申嚴戒令有培勿翦非特甘棠一召伯之思也其為斯民之惠所覃遠矣義卿勤於職業厚於愛民興利補弊甚衆新興户知之若推排丁口以均徭賦役不及士既新子城樓觀雉堞又作南門及竹城則其最大者也郡學正麥充等來道耆老之意恐久而無傳丐余為之記余憂患疹疾筆力衰乏不能兼載衆美獨取其最大者而書之云爾

羅漢閣記

郘陽西偏縣曰新化勅額禪寺是為承熙有大比丘智京其號明覺承嗣普融紹臨濟宗三返致書武夷居士具道承乏之餘十載所行解淺薄有愧負荷惟是殿堂供養諸佛梵唄香燈齋魚粥板雲寮海會來者安隱内外四維室居器用罔不備具方丈之職如涵月水如應撞鐘以是因緣心未厭滿乃建崇屋延貯五百大阿羅漢信士楊茀曾衢劉璩楊甫羊杲僉議營剏儒衣蘇林全山舍材紹興癸酉仲春上休鳩工經始明年七月十有

五日百役告成所費緡錢溢三萬高明宏深升以飛梁下敞三門翼以行廡受任衲子與來賔客幽討棲集各有其處仰而瞻焉巍巍耽耽譬如海岸迦陵伽林滿月大樹穹然彌覆又如毗盧華藏莊嚴僧祇蓮界所化現事以是幻故三磨鉢提龕屏盤陀奇肖岩谷寶香所薫結成雲蓋幢旛鬘綱蔽虧空色檐鈴風鐸聲觸妙響彼工師衆非得定慧特由善巧疑於神變彼五百像雖則木偶如喜如怒如美如醜如恭如肆如悲如智如入三

昧如相諭授如泊無思如默有應如語未發如視久諦如數十輩同作一念如方寸地起百千想如以所執表示法度如得無漏過于辟支聲聞獨覺如未涅槃希慕三世大乘諸佛承上有云華嚴莊嚴得住處者纔以百數豈如此間舉眼即見山僧老矣形劬心耗誠不自料克果勝縁願求証明用語言施居士辭曰如來嘗說我滅度後有能尊信興隆像教種種嚴奉是人獲福應不可說而達摩師譏訶梁武寫經度人造寺無算人天小

果有漏之因如影非實並無功德今爾所作是佛非祖是祖非佛於意云何明覺答曰如智京見亦佛佛智亦祖祖法一萬萬一是大圓鏡於此鏡中無窮邊際一毛端相現出承熙羅漢傑閣事理真如不相留碍倘遇彌勒彈指開門善財童子隨引而入則此閣中乃是如來祕密藏海少林一泒從兹流出爾時居士忻然笑曰我異於是予欲無言以請之勤悉載來語謂之閣記亦云可哉

新州重修廳記丙子春

古者臨人之所居通曰堂顧以高庳為上下之等爾世遠俗移物名更變其用亦異於是官居之臨人者通曰廳而燕息之寢閒曠之屋乃以堂為名夫所謂廳者義取於處是而聽也陸德明釋為治官處顧野王釋為容廚以自唐而後命名之意攷之則顧說有所未喻而陸說得矣治官聽事必正位顯明然後賔客寮寀進退侍衛離坐離立從容不隘震風交雨無飄濡覆壓之患凡

臨涖官所皆當若是又况環地數百里分民而治二千石之尊重反可坐敝陋傾壞之下而不加葺乎新昌州廳建祓無歲月之志棟橈梁脫隨楹支拄行而仰矚焉岌岌乎惟恐武之不布也因循引久蓋有不得已者矣簽書英州判官劉君奉檄攝符至之三月慨然嘆曰歲幸豐稔苟憚改作他時勞民費財當不啻倍蓰於今日乃命出木四山僦工鄰邑涓日庀徒撤而新之珍材輻湊斤削雷動民知君非厲己而營其私也衆工所恃以

戍屋之之用者咸勸趨焉無何大厦潭潭高明靜深稱子男邦君之居入公門而望之見檐宇之張而端序之直形勢之騫而丹雘之焕嚴畏祗肅已生於中則瞻使君之威容賦掾屬之職事一嚬一笑人知向方一號一令下有懼悕又當何如哉君謂予曰向者興廢已漫然無傳今若不加紀述此廳雖大壯會有復修之日豈可使後人亦昧昧於稽攷耶予既美君之舉因為之言曰仲尼立教甚重民力為民上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

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是故春秋於城邑門觀臺囿之作失其時制靡不書之若夫不可不修如魯之泮宮則於之示儀範昭孝道修其刑政以廣德心折獄而慮囚遣師而受凱皆有國之急務也是故聖人取頌聲之揄揚而舍筆削之刺譏以垂訓戒俾後之有官君子識輕重先後緩急之事令劉君質直好義治尚安靜廷無留獄事不付曹既得百姓之歡心又於民無所勤時革故起弊一新公堂不以

已之暫至而於此即為經久之慮可謂仁人之事循吏之績矣是皆可書者故為之書是役也始於紹興二十五年之仲冬逮明年某月某日落成若夫工役費用之數則有籍存不復道也君名藻字廷潔始興人以文學中紹興二年進士科今通籍朝列云

斐然集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斐然集卷二十二

宋 胡寅 撰

無逸傳

臣頃任記注立侍經幄竊觀陛下親御翰墨書周公無逸一篇置之座隅聖心憂勤圖治濡毫灑牘不忘警戒臣退而取無逸篇誦讀研究至再至三雖聖言宏深未易窺測譬如涉海或得涯涘不俟揆度輒以淺陋之學

分章訓釋古今相去已數千年至於人心未嘗有異臣所以本原古訓貫以時事談經尚論而無益於今則腐儒而已恭惟陛下聖學緝熙高出一世如臣等輩何能仰望清光草芥賤微求裕覆載熒爝之照星輝大明僭易伏誅誠無所逭一言有補臣不虛生臣無任納忠隕越之至謹上

周公作無逸

臣竊原人之常情好安逸惡勤勞故雖聖賢必以勤

勞自勉而以安逸爲戒自昔帝王勤則治而興逸則亂而亡八臣之忠愛其君閑勑其勤者有矣未有勑其逸者也是故罔遊于逸益所以戒舜也克勤于邦舜所以稱禹也無教逸欲皐陶所陳之謨也思日孜孜大禹自勉之志也無時豫怠伊尹訓太甲也不惟逸豫傅說告高宗也罔或不勤太保所以作旅獒也不懈于位召公所以賦泂酌也有衆率怠成湯所以黜夏之命也荒腆自息武王所以致商之伐也周公

之意何以異於此哉創業之君起於艱難生於憂患不敢自逸乃其常也如周成王中人之性耳承祖宗之後無險阻之嘗居于鎬京則不知大會孟津之勞也左右虎賁則不知秉旄仗鉞之勤也聽小人之流言則不知亂臣十人同心同德之美也周公之所深憂莫加於此矣故作無逸之篇以警其心成王誠信而力行之卒為賢君至於刑措不用兵革不試所謂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周公之有功於王大矣宜後

世明君以爲永鑑也

無逸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

臣謂嗚呼者歎美之言也君子者聖賢之通稱也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皆謹於禮孔子稱之曰此六君子者則聖人亦可謂之君子也南宫适尚德而不尚力孔子稱之曰君子哉若人則賢人亦可謂之君子也所者猶居處也君子之安處其身者惟無逸乎無逸疑於勞動而不安然身修而治立乃所以爲甚安也

好逸疑於閒暇而無憂然德毀而亂萌乃所以為甚憂也故無逸者圖逸之本也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臣聞舜自耕稼以至為帝禹稷躬稼而有天下文武之功起於后稷蓋生人之功無大於稼穡四民之勞莫勤於農夫古之聖帝明王皆以此為最重之事有國家者大則祭祀賓客小則匪頒好用常則百官有司變則軍旅饋餉不從天降不從地出一本於農而

已雪霜之辰爲來歳之計則皸瘃而寒耕炎歊之候爲收成之慮則暴炙而暑耕其播種也假貸扵人以爲之本而不敢飽也其收成也倍稱輸息以償其負而不敢有也豪强者兼幷之有司者重斂之而又有螟蝗水旱之變桴鼓盜賊之虞徭役屯戍之煩異端游手之食不可勝計豈特耕者一夫而食者百人也其艱難如此爲民父母者必盡知之則思有以厚其生節其力平其稅斂去其蟊賊慎擇爲其上者以拊

綏之使皆安於田里樂于耕稼不至於棄稼穡掉耒耜竄身於軍伍僧道工商之中或詭名影占以規免賦役或出離鄉井以荒閑土地反為良農之害也然後邦本牢固民心不揺財用有餘兵師足食而人君可以安逸而無憂蓋能知稼穡之艱難則知小人依恃之所在也農之依田猶魚之依水木之依土魚無水則死矣木無土則枯矣人主之依農亦猶此耳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

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臣聞相視也小人之家其父母竭力劬身以事稼穡既致溫厚其子享已成之產謂固然也華衣美食輕費妄用一無所愛豈知父母積累之勤哉惟逸而已矣其甚者則又戲諺誕言以侮慢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窮窶寒陋何所聞知乎昔南宋高祖起自孤貧既得天下命以微時所用農器藏之以示子孫至太祖見之乃有慙色逸諺誕侮之流也至於今閭巷不令

之子弟毀其先業者皆如此是何異於言昔之人無聞知也哉以里巷不令之人觀之豈所以戒人君以南宋太祖之事視之使成王無周公其不至於誕侮者幾希矣是故古之忠其君者過為之防先事而戒言所不當言以為之譬喻大槩如此若其不然則謂周公誕侮成王亦何不可之有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臣謂周公恐成王之未信也故引先代人君無逸而享年者以明之中宗即大戊也太戊都亳亳有妖怪桑穀二木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天著不恭之罰太戊恐懼作原命之篇告其相伊陟以改過自新遂能弭災變致太平故書曰在太戊時格于上帝此嚴恭寅畏天命之寔也自度治民者自其身由法度以率百姓也源濁而求其流之清表曲而求其影之直沒世不可得矣或曰萬民之衆好惡不齊愚智不一人

君以一身而欲化之不亦難乎臣曰人之性善雖千萬人猶一人也人君據可為之地有可行之勢好正直則下以諂諛為戒矣好誠慤則下以欺詐為懼矣其化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也人之常情約以法度之事則以為厲已格以法度之言則以為謗已曰行一善言月布一善令見百姓之不從也則曰民頑難化而不自責其躬率之未孚者人君之通患也非灼然獨見自度之方必無治民之效矣大戊能自度

猶未敢以爲足也又復祗肅恐懼不敢荒怠安寧然
後可以終自度治民之道其檢身如此嗚呼美哉上
而奉天則嚴恭寅畏下而治民則自度祗懼不敢荒
寧其心必不放縱其身必不怠惰何暇爲淫佚敗度
之事乎其享國久長降年有永乃其必至之理也臣
聞天人相去不知幾千萬里之遠人能動天世多疑
之然古之聖人記消異之途不可誣也大雷電以風
偃禾拔木成王畏之不信讒言親逆周公而風不爲

災旱既太甚宣王畏之側身修行欲銷去之而旱不為虐此詩書之格言也魯隱公八年三月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隱公不戒而兆鍾巫之難晉惠公時沙鹿崩惠公不戒而有韓原之獲魯成公十六年雨木氷成公不戒而有召丘之執此孔子之明訓也葢通天下一氣耳大而為天地細而為昆蟲明而為日月幽而為鬼神皆囿乎一氣而人則氣之最秀者也殺一孝婦何與於陰陽而天為之旱烹一虐吏何與於

陰陽而天爲之雨必深考其故則知天不可忽而古人應天以實不以文之說明矣以實者誠心畏懼改過從善也以文者徒以言語而心不存焉心不存則其氣不專故無感應之驗誠心畏懼則其氣與天地合與神明通未有不應者也孝慈皇帝始生之年日食四月旦寧德皇后始立之月月有食之既其禍爲如何崇寧二年彗星出其長竟天宣和元年一日無故大水至京城皆大變異不聞消弭之方其禍爲如

何靖康元年八月有星孛于東北芒怒赫然其行甚速見者震懼獨耿南仲以為敵國將滅之象使孝慈不戒其禍為如何天不可誣也頃在維揚秋蝗如雨春雷而雪廷臣不以告而敵騎飲江及次錢塘白虹貫日中有黑子廷臣不以告而周盧倡亂及次建康夏寒木落九月日蝕廷臣不以告而六飛泛海以成王宣王之所為攷焉陛下當時有消弭之道決不至此矣至紹興二年八月姦臣擅朝斥逐賢士上干天

象有星孛焉攻其日辰乃在譴逐黨魁之後一時羣
小自以能欺惑宸聽矯誣上天以為除舊布新之象
顯然載於赦令謂得志矣是年十二月八日行在大
火三省六曹憲臺諫院一切煨燼冬雷木氷地震海
溢積陰四十餘日之異雜然並見其時朋黨已盡逐
則災祥決不為黨人而見也乃去年九月賊豫稱兵
徑欲犯蹕人理所無天下之大變也然後知星火雷
震之類天所以告耳上賴陛下肅將天威聲罪致討

明君臣之義以扶三綱戎輅親行師旅用命逐却敵人不然其禍可勝言耶以往時天變如彼廷臣爲退避之計終不足以禳之以比年天變如此陛下決進戰之謀轉災爲福易於反掌則天人之際其果相遠乎臣於此有私憂過計者自十二月二十六七日敵騎將退而正月朔旦日有食之三元之始太陽虧光不盡如鈎幾于瞑晦敵已折北此象何爲而見耶其時雖下詔音共圖應天之實而未見施爲之事民心

不信蓋陛下避殿減膳大臣上章待罪亦故事之文也且不聞舉行又況其他乎迺仲春之月雷電震耀繼以雨雹連日大雪甲折晝擁季春已來及此仲夏常陰多雨氣候正寒皆陽微陰盛小人道長敵國憑陵之象無遠慮不知愛君者以為日食乃豫賊敗走之應也寒雨乃三吳梅潤之常也此言不息使陛下遇災而懼之意不及於太戊畏天之實臣竊憂之臣聞日月星辰雖度數有常雷電雨雪雖陰陽爲沴然

休咎著應則皆人為感之也既因感而致亦可感而

弭上天可畏不可不畏此古先帝王所以兢兢業業

而陛下睿哲尤當加意而圖之以祈天永命者也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

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

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臣聞先儒言高宗之父曰小乙使高宗久居民間與

小人出入同事以知稼穡艱難故曰舊勞于外爰暨

小人暨及也孔子曰小人哉樊須也孟子曰有大人
之事有小人之事蓋田野細民耳非奸邪庸佞憸小
之人也作起也起而即位遭喪宅憂幽默三年未有
命戒天下莫不虛心傾耳以聽之及其免喪猶弗言
也羣臣請焉曰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矣高宗於是
作書誥四方舉傅說于版築之間用以爲相此言一
出天下信之喜其得賢臣置左右興時雍之治也得
賢而任之疑可以自暇自逸猶且不敢荒寧而勤于

蒞政故傅說告之曰知之非艱行之維艱高宗曰爾
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其後雖有飛雉升鼎之異高
宗用祖乙之戒正厥事以應之嘉靖殷邦小大無怨
降年有永享國久長非不忘艱難戒於逸豫何以致
此哉夫小人無怨人君之盛德也而非可違道以干
之考傅說告高宗之言曰惟衣裳在笥又曰官不及
私昵爵罔及惡德則官爵車服豈可輕以與人而求
其悅哉若奪私昵之官以與能取惡德之爵以與賢

私昵惡德之人獨無怨乎而高宗乃能行之蓋惜名
器慎賞賜與所當與天下悅之不與所不當與彼自
具分當然又何怨之敢興哉嘉靖之要無過此矣苟
爲不然則人思苟得廢法毀令紛然求於分外以干
其上與此則彼怨與彼則此怨不嘉而惡不靖而競
雖區區不自暇逸亦無益于治矣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
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

三年

臣聞祖甲即湯孫太甲也夫與細民同處可以知艱難耳非天質甚賢未有不淪於汙下之習者太甲之質中人而已不義惟王為小人所化也伊尹放之于桐宫三年自怨自乂復歸于亳起而即位其為小人所化之行已改而小人之情狀則盡知之矣伊尹訓之曰無時豫怠太甲聽之是以能保惠庶民不敢侮鰥寡民安樂之天眷顧之而降年有永享國久長也

夫鰥寡之人衆所易陵也惟聖人加意焉故帝堯則不虐無告武王則不虐煢獨成湯則子惠困窮文王則政先四者葢天道至大未嘗擇物而覆之代天理物不當使匹夫匹婦不被其澤又況衆所易陵之人乎尚惟保形勢畏高明貧者日貧富者日富使强陵弱衆暴寡智詐愚勇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人心怨咨干動和氣水旱盜賊由是而作則大亂之道矣此古人之言非臣之言也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臣嘗觀民庶之家其辛勤創業者大率皆黄髮鮐背既壽且康至其子孫一傳再傳之後膚革柔脆疾病易入嗜慾放恣年命不永豈天使之然哉逸與不逸之所致耳況於人君乎晉悼公漢昭帝皆明君也其即位之日尚幼耳目口體之奉早矣亦無能壽考況

於求爲逸樂之主乎或謂漢世宗唐明皇放情恣慾
而享年甚久則周公之言有時而不可信也臣曰治
蔔酏酒人食之必死而魏武帝唐太宗不死豈可遂
以治蔔酏酒爲可食哉若漢世宗唐明皇蓋千萬人
而一遇耳以其偶然乃欲以不貲之身而試之非愚
則狂而已矣臣因周公之言而思之五福一曰壽古
之聖人無不壽者臣子之願乎君父莫加於此矣而
周公獨以無逸爲致壽之法者蓋人君伐生殘形之

事有五曰酒曰色曰音曰遊觀曰田獵此五者皆生於逸逸則不知戒懼無所用其心於五者必有一惑焉惑則心移志易氣耗而形敝不得盡其天年必矣後世人主目視極色耳聽極聲口嗜極味撞鐘美女酒池肉林日力不足繼之以夜方且溺方士之說鑿金化丹以祈不死秦漢之君行之莫效有唐以藥而沒者三帝其亦不講無逸之過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

臣聞王季文王之父也太王王季之父也周公言非特商之三宗為能無逸我之父祖莫不然克勤于德世世相承此周之所以興隆而無替也抑有遏止之意人所以肆行而無所畏者不能自抑也遏其妄情止其私欲惟義理是從則必畏天命必畏祖宗必畏師保必畏諫諍必畏謗讟必畏禍亂凡可以致治者無不慕也凡可以致亂者無不畏也此非他人所能與由我而已矣故曰克自抑畏言其心自為之不由

乎人也然畏一也而有當畏有不當畏者如前所陳當畏者也雖聖人不敢不畏若夫逆理之臣子反道之仇敵則當修明政刑以禳却之如舜征有苗周征三監高宗伐鬼方宣王伐玁狁亦何所畏哉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

臣謂文王大聖人也不以美衣服為心其心在於安民重農事耳組麗文繡之飾人心所同欲兒女子之所尚士志於道而恥惡衣猶不足與議况為天下國

家而好潔其衣服必無遠大之慮矣古人發蜉蝣之
刺為是故也康功者安民之功也田功者重農事也

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

臣謂徽柔懿恭者周公形容文王德美之言猶書稱
文武曰聰明齊聖語稱夫子曰温良恭儉讓之類也
人君執剛行健威如雷霆故以徽柔為難尊無與比
天下奉之故以懿恭為難徽也懿也皆美也美于和
柔非强柔也美于謙恭非强恭也其德氣粹美如此

若慈父母焉所以能懐保小民恵鮮鰥寡也鮮乏少者也鰥無妻者也寡無夫者也文王所施恵賜予者乃乏少匹夫匹婦之類非補有餘損不足也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虧盈而益謙君之道當抑兼并扶貧弱裒多而益寡文王所為與天合德而不以私情好惡為予奪也昔者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

繼富孔子之言豈特爲子華發哉葢聖人用財之政莫不如此是故高爵厚禄之人而又分之以貨寶惟恐不足陪之以土壤莫知紀極則繼富矣而匹夫匹婦至於飢寒凍餒而莫之恤者必不能周其急也此伯者之所不爲而況文王如天之道乎

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臣謂人過時而不食則飢寒之患立至文王獨何所急而自朝至于日中昃猶不暇食哉葢其心以天下

為一家以百姓為一體言有不便於民事有不益於治者切心思慮而改行之以民情和恱無有怨怒為事誠有時而不暇食耳非虛言也禹曰啓呱呱而泣予弗子伊尹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孟子曰周公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大聖人憂世猶若是況不及聖人者當如何哉雖然勤有二道於所當勤而勤之則事立而功倍於所不當勤而勤之徒敝精神勞體膚而無

益也秦始皇衡石程書隋文帝衛士傳餐非不勤矣而其治亂比之文王如天壤之相絶葢徒勤而已矣冉子退朝孔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葢譏其勤勞於事而不知為政也政與事相似而不同人君能識政事之異親政而不親事則知所勤矣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

臣謂惟正之供者賦稅之常也所入有定數則所用

有定式一或妄費必將不給而加賦橫斂之政出矣遊田者一時之逸樂也以一時之逸樂使斯民困於供億文王不忍也惟其不忍是以不敢盤于遊田其自允如此嗚呼文王之德至矣哉

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臣聞文王年四十七賜斧鉞得專征伐為西方諸侯之長雖身不有天下而後世推原得天下之始則自為西伯時實受天命矣文王享壽九十有七年享國

五十年而曰受命惟中身者先儒謂舉全數也四十
七年之前爲諸侯四十七年之後爲方伯三分天下
有其二其權重矣其勢崇矣其富貴將極矣而文王
自奉未嘗加於昔日不侈衣服不遑暇食不盤遊田
以伐其生蕩其志克綏朞頤之壽非德勝其氣性化
其欲不爲權勢富貴所變何以至此此文王之所以
聖歟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

田以萬民惟正之供

臣謂嗣王者指成王也則者法也淫者過也文王于觀逸遊田不敢有所過爲成王者當法其不過于觀逸遊田也何謂觀如魯隱公觀魚于棠莊公觀社于齊齊景公觀于轉附朝儛之類臧孫所謂不軌不物曹劌所謂後嗣何觀而晏子所謂流連荒亡爲諸侯憂則觀之過也何謂逸如魯文公三不會同而怠于邦交四不視朔而怠于布政作主稽緩而怠于練祭

太室屋壞而怠于宗廟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而
怠于憂旱魯國失政自文公始則逸之過也何謂遊
如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
焉秦始皇隋煬帝作離宮别館不知其數千乘萬騎
極意巡行百姓嗟怨以亡其國則遊之過也何謂田
如夏太康畋于有洛之表十旬不返為羿所奪羿又
不監冐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為浞所殺漢
武帝微行出獵夜過栢谷渴而求漿為主人所辱則

田之過也故于觀于逸于遊于田則必輕費妄用萬民正供之常賦不足以給之而重斂於民民力窮困弱者死溝壑壯者為盜賊莫與守其國家而欲與之偕亡矣其初特欲為快樂耳其終至此此聖人所以長慮却顧而戒之於其漸也

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

臣謂無皇者不敢自暇也不敢自暇曰姑為今日之

樂後日不爲也今日爲之心必好焉安能忘之後日欲不爲得乎若曰姑爲今日之樂耳則是逸意已萌民心不從天意不順下得罪於民上得罪於天如此之人大有過咎也若順也丕大也民以力事其上艱難孰甚焉而我以躭樂臨之彼肯服乎杜牧之曰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者非民攸訓之謂也天行健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凡物之健者無以加之故君子自强不息上法乎天畏天之威憲天聰明

庶乎其能則之也苟躭樂暇逸弗克若天天其眷顧乎書曰紂自息乃逸天罔愛于殷非天攸若之謂也天所不順民所不從人君之過咎無大於此矣凡此皆以情慾自恕謂一日躭樂不足為害者也人情猶水耳隄防謹固則水不得洩一有蟻穴之漏則千丈之隄百尺之防亦將潰矣禮法嚴備則情不得放一有自恕之意則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將廢矣故臣竊謂無逸之君未有不謹於禮者能克已復禮逸何

從生乎
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臣謂紂之無道後世言惡者必稽焉周公方稱文王
之聖又及商紂之惡無乃不類乎葢人心無常也操
之則存舍之則亡罔念則狂克念則聖使成王聽周
公之訓則有及於文王之理使成王而忽周公之訓
則有同於商紂之道葢中人之性可上可下惟有志
之君乃能自克焉耳齊小白用管仲則九合諸侯一

匡天下用豎刁易牙則身死在殯四鄰謀動其國家唐明皇用姚崇宋璟則海內晏然幾致刑措用李林甫楊國忠則失國播遷出咸陽四十里而無食是故明主兢兢憂畏必近君子必遠小人不諱亂亡不惡逆耳雖比已為丹朱如禹之於舜方已以商紂如周公之於成王亦所樂聞而喜聽銘心而永戒是以不至於亂亡而能保其安逸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誥胥保惠胥教誨

民無或胥譸張爲幻

臣謂古之人者周公稱往昔聖賢君臣也胥者相也相詁訓以事而相啟迪相保惠以德而相安和相教誨以道而相成就君有過舉臣則正之而無隱臣有未盡君則求之而不瀓各務展盡不事形迹讒言不入譖愬不行上下交而志意通物理明而人情達小民所以不敢相與譸張爲幻以誑惑其上也譸張誑也幻惑也凡姦憸之人欲誑惑其上者必因其所好

惡之偏而入其說貪則誘之以貨財怯則導之以畏懦是非不明則變亂邪正以遂其私賞罰不當則誣罔功罪以壞其政自旁人觀之猶幻師施迷人之術顛倒反易亂其耳目被幻者初不自覺乃以為誠然是可歎也憸姦之人多矣周公欲成王不為所惑則莫如受忠良之訓告求吉士之保恵師賢哲之教誨

姦憸遠屏誑惑何因而至哉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

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臣謂正刑者正法也詩稱文王曰刑于寡妻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為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告之訓典以遺後嗣保其國家所謂正法也後嗣之賢者則監于成憲後臣之賢者則謹守前規天下所以治安民心所以不怨謗言所以不作也至其子孫不知前人之艱難不知小人之依恃不聽訓誥保惠教誨之言於是姦憸之人因其所好而訓之曰先王

之法何必固守而不變也時既不同事與時並有損有益同歸于治而已世主甘心而不察於是先王正法自大至小無不更改違道咈民苟便一切之欲天下騷動民不得安怨讟並興入於大亂而莫可救止矣原其所以皆出於人主自聖輕忽其臣不求忠良以胥訓誥不求吉德以胥保惠不求賢哲以胥教誨而姦憸之人譸張為幻故耳往在熙寧欲大有為王安石譸張新法之說而為幻往在崇觀欲承考志蔡

京譸張紹述之說而爲幻往在宣和欲文致太平王黼譸張享上之說而爲幻往在靖康欲好邊疆耿南仲譸張講和之說而爲幻皆以一言中人主之欲馴致禍釁塗炭生民家國兩亡豈不痛哉方姦憸在位之時與其徒黨唱和響應欺罔其君以竊富貴而志士仁人覷之於隱微側陋之中與世俗幻師以術誑惑迷人而取其金錢見笑於旁觀者無以異也前車已覆後車當戒臣敢因是有獻焉臣聞天下有至正

之理自有天地生人以來至於今日不可改者存之則爲正心行之則爲正道言之則爲正論畫之則爲正人先王用是建立注措而謂之正法也何謂正天尊地卑君臣之義不可易也比年以來搢紳大夫忘君臣之義譸張爲幻者又有甚焉尤可駭懼邦昌僭君入尸天位天下大變也從之者則譸張爲幻謂能存宗廟活百姓矣苗劉握兵謀爲簒逆天下大變也助之者則譸張爲幻請錄用其黨使言者勿論矣豫

賊挾敵竊汙京邑天下大變也許之者則譸張爲幻
欲通書問講隣好受禦魄以免其討矣稽之古訓無
有是事特出於庸人懦夫偷生茍活爲持禄保位之
計滅三綱毀五常而不顧變亂先王之正法豈不逆
理之甚乎陛下深思所以致此者而求忠良相訓告
求吉德相保惠求賢哲相教誨愛日惜時不自暇逸
則所言所行無非正法而譸張爲幻者猶雪見晛亦
何所施其說哉不然正法消亡邪法熾甚非國家之

福也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

玆四人迪哲

臣謂哲者智也迪者由也由其天稟之智不以私欲昏之則其明不蔽所以人莫得而欺之也中宗高宗祖甲文王四人者蓋嘗苦其心志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矣所以動心忍性兢兢業業不敢少有逸豫故其智慧日開情僞盡知天下之理無不昭晰彼譸

張為幻者莫得投其隙蓋無逸之功也哲非人所能乃天所命也天命之而人不能自迪猶鑑之不拭塵愈集之猶井之弗汲泥愈汨之則昏然而已矣傅說告高宗當念終始常主于學惟學可以順志于理能務時敏速而不怠則其修勉乃有所至此亦迪哲之道也故董子曰强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勉强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聖賢之格言人主所當自克以行之者也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臣謂自常情觀之以小人而敢怨恨人君毀詈君父罪不容於死此周厲王所以設監謗之官秦始皇所以設偶語之禁或至於誅腹非戮反唇無所不至也古之聖人所見廣大不自私其一身惟恐有一言一事之不善故開闢言路使無壅蔽凡有口之人皆得以其情上達故曰士傳言庶人謗商旅議于市工執

藝以諫夫惟如此是以身無擇行朝無粃政以成安
逸之功此周公所稱之意也皇大也大自敬德者責
已而不責人之甚也責已而不責人信美矣則將何
以驗之必曰朕之過失誠若是也心既樂聞之其形
於辭色者一無忿疾之可見也不特不敢含怒而已
夫然後人知其君納諫受言雖怨詈之至亦欣然接
之出於至誠而非矯飾四海之内皆將輕千里而來
告之以善而德庸有不至治庸有不成乎恭惟本朝

祖宗無不虚懷從善勉於改過所言言路未嘗壅塞太平百年自王安石得志好人之同乎已而惡人之異乎已擯遠老成汲引輕薄風俗大壞蔡京繼之專以朋黨一言禁錮忠臣義士或謂之詆誣宗廟或謂之怨讟父兄或謂之指斥乘輿或謂之謗訕朝政行之二十年天下之士不仕則已仕則必習為導諛相師佞媚歌功頌德如恐不及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一日戎馬在郊烟塵暗闕而人莫敢告也天下猶人之

一身言路猶關膈也關膈通則血氣流行而身體通
言路通則得失不蔽而政事治安石蔡京之化淪浹
乎三紀之外至今遺風餘俗未消殄也欲變革之在
陛下一人而已孔子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
失其天下以後世觀之劉安欲叛漢獨畏一汲黯而
不敢發使人主得如黯者七輩正色立朝昌言無隱
小人必退聽姦宄必息心豈特不失天下而已哉固
可以變危爲安易亂爲治矣又況能如周公所戒昔

受天下之言者乎

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寛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兹

臣謂人君信譸張疾怨詈是不以堯舜自待而以周厲王秦始皇為可法也小人善於誑惑者未有不以告怨詈為小心尚入其說則必以萬乘之重而計較曲直於匹夫之口不從長思念其為君之道其心褊

隘記過不忘罰無罪殺無辜天下之怨舉集之矣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恐其漸及扵已也賢人君子衆心之所與也小人欲肆其姦必忌君子君子無罪可指則必反指為小人匿言潛譖以中傷之或以為退有後言或以為賣直歸怨或以為取名扵外或以為朋比欺君其術雖多大要不出此數者人主一怒小則謫罰大則誅殺不知其實則無罪徒默受天下之怨也隋煬帝

嘗謂左右曰吾性不喜人諫臣下知之遂爲諱張以憂國者爲怨以忠言者爲詈宇文士及虞世基之流以此取寵至於大難忽作兩臣終得自全而煬帝獨尸其禍則以衆怨所叢不怨言者而怨聽者故也或曰罰一無罪殺一無辜何遽至此臣應之曰自秦皇隋煬觀之所殺固多其亡非不幸也自葛伯觀之則以殺一童子而滅其社稷自商紂觀之則以殺一比干而失其天下然則繫殺罰之當否耳豈在多寡乎

周公戒王無逸而及此則以心昏志蔽讒邪得入者皆生於好逸求安不知警懼浸淫及亂而罔覺也是以反復言之驗於成王躬致太平則其著心服行之效不可誣已

斐然集卷二十二